

Medical Professionals

台美人醫師 overview

作者 黃哲揚

台灣自古以來的醫療，只有巫醫和漢醫，直到 1865 年由長老教會派來的蘇格蘭人馬雅各 醫師(James Maxwell) 來台南和高雄醫療傳道〈1〉，才種下第一顆西醫的種子，以後陸續來了一些醫療傳道士，持續經營，並訓練在地的藥局生為醫生；而北部則有同是長老教會加拿大籍的馬偕博士也作醫療傳道〈2〉，由南、北同時雙管齊下把西醫的種子傳播出去。

1895 年日本人開始統治台灣，日本西醫也伴隨政府而來，他們建設環境衛生設備，如自來水系統和排水系統〈3〉，蓋廁所，建醫院，也從 1897 年起開始訓練台灣醫學人才，創立總督府台灣醫學講習所，1899 年改為總督府台灣醫學校，以後再經過時代和政局的變遷，此醫學校也有七次學制的改變，成為今日的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因歷史最悠久，基礎穩固，加上不斷精益求精，一直是台灣醫界之龍頭。在日據時代，台灣醫師的來源，除了台大醫學院之外，其他都是留學日本醫學院的。

1949 年國民黨政權失去中國大陸江山，撤退來台灣，帶來六十萬大軍和大批難民，台灣人口驟增，醫師供不應求，當時政府限制人民出境，出國留學困難，醫師來源短缺，為應付需求，台灣島內醫學院如雨後春筍般被建立起來：首先由杜聰明博士於 1954 年在高雄設立高雄醫學院；1958 年中、西醫人士在台中成立中國醫藥大學，訓練中醫和西醫；1960 年徐千田博士和胡水旺醫師創立台北醫學院；同年周汝川醫師在台中成立中山牙醫專科學校，兩年後增設醫科，是為中山醫專；加上跟政府轉進來台的國防醫學院，因此在 60 年代台灣醫學畢業生突然增加很多，當時很多醫學院沒有自己的教學醫院，可以訓練住院醫師的教學醫院只有台大、榮總、三總、馬偕等，其他雖有署立(當時稱為省立)和市立醫院可去，但對年輕醫師不夠吸引力，很多醫師選擇出國，少數人去日本，大多數人去美國。

當時的政治情勢是國民黨專制白色恐怖統治，台灣百姓被壓抑得敢怒不敢言，有機會出國的人當然選擇出國，而且美國在 60 年代深陷越戰，他們的年輕醫師被徵召從軍，醫院裡的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的空缺乏人填補，所以就設立 Education Council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 (外國醫學畢業生教育會)，到世界各地招考甄試醫學畢業生來美國當實習醫師或住院醫師，1958 年舉行第一次考試，而台灣在 1962 年才第一次有人參加考試，在 1960 年代大多數的台灣醫學院畢業生都能輕易的通過這個考試(台灣醫學生的考取率達 80%)〈5〉，那時台灣才只接觸西醫一百年，我們的醫學院畢業生就有美國的水準了！很多年輕優秀醫師在台灣沒有機會進教學醫院，嚮往美國的高醫學水準，又碰巧在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人心惶惶，引發出國潮，就乘勢紛紛被美國網羅過去了，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最多，到 1975 年越戰終止，美國年輕醫師從戰場回來補足他們的醫師缺額，而台灣那時也有足夠多而高水準的教學醫院了，從此台灣來美的醫師大幅減少。

根據美國醫學會的統計，至今至少有三千台灣醫學院畢業生來美國接受訓練〈4〉，其中約 400 人回台灣貢獻〈5〉，其他大多長期居留美國而歸化為美國公民，現今約有 500 人已經凋零〈5〉。本來按照美國移民法，醫師來美所持的護照大多是 J1 visa，五年後必須回國，如果想再出來的話，需等兩年後再申請。所以在 60 年代有些自始就決心來美國定居的醫師，選擇用 I-20 學生 visa，去學校讀碩士或博士，以後才能改變身份，申請 PR。但是在 1970 年美國不只住院醫師短缺，開業醫師也不足。美國總統 Nixon 遂開放外國醫師以 J1 visa 來的無需固守先回國兩年的規定也可以申請 PR，這個法規的改變，給予很多台美人醫師大開方便之門，很多台美人醫師很容

易地取得 PR，五年後變成公民，但好景不常，到了 1976 年美國政府又再取消此法規，以後要來美接受畢業後教育變得比較困難，所以人數變少了。

這些留學美國的台美人醫師剛來乍到時大多有英語溝通的問題，因為在台灣學英文只注重讀寫，缺乏會話機會。但是經過加強學習和在職訓練後，大多 3-6 個月就可應付自如了。為了要繼續受聘昇級，或考專科文憑，或考醫師執照，都要勤奮讀書，看醫學期刊，充實自己；同時對於指定照顧的病人要盡心盡力，對病情瞭如指掌，才能受到上級的信任。受訓期間薪水低，就要想辦法晚上及週末去兼職賺外快。所以第一代台美人醫師個個都有其奮鬥以及最後成功的歷史，他們在完成專科訓練後散佈美國各州，或者單獨、集體開業，或者在私人、政府機關工作，美國醫師待遇如同其他 professionals 一樣優厚，而台美人醫師一般比老美同儕更勤奮樸實，老美醫師老境頹唐的時有所聞，而台美人醫師到退休時經濟上似乎都比較穩固。

有些台美人醫師在臨床或基礎醫學研究有很高的成就，卻不忘回饋母國台灣，如黃崑巖教授是知名干擾素和感染免疫學者，1982 年受聘回國任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6〉，又如伍焜玉在血液學是國際級的學者，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 年回台任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7〉。賴明詔是冠狀瀉過性病毒專家，中研院院士，也回去當成功大學校長〈8〉。王國照在美國骨科有特殊的成就，當上著名的維京尼亞大學骨科主任，被聘回國當高雄醫學大學校長六年〈9〉。李明亮來美國作小兒科基因研究有成，受聘回台創立慈濟大學，以後任衛生署長〈10〉。黃世惠是台灣來美學腦神經外科的先鋒，去日本教神經外科，又回台經營環球有數的企業(三陽工業)〈11〉。黃勝雄也作腦神經外科很傑出，是醫師的醫師，也是白宮諮詢顧問，但在事業巔峰時又選擇回台擔任門諾醫院院長〈12〉。高明憲是著名的婦癌教授，來回台美之間一百多次，協助創立馬偕醫學院〈13〉。另有李慶榮的研究，發現人體 LH Receptors，揚名國際，可惜他去中國講學，而非去台灣〈14〉。其他還有更多有成就的台美人醫師，不勝枚舉，掛一漏萬，在所難免。

有些台美人醫師有藝術天份。施哲三是病理科醫師，無師自通，只憑自己的靈感揮動彩筆，繪出美麗的圖畫，遂棄醫從畫，變成一個成功的畫家〈15〉。陳家榮自小喜歡繪畫，一邊當醫師，一邊畫出自己的一片天〈16〉。許明彥也是醫師畫家，可惜病魔纏身，無法發揮潛能〈17〉。鄭瑞雄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病理學家，業餘作出來的動物標本維妙維肖、栩栩如生〈18〉。吳永吉是復建醫師，帶著一袋愛心走天下，用改良的「真空成型」技術，造福很多殘障者〈19〉。林衡哲是小兒科醫師，天生有文才，對文化特別有興趣，起先利用業餘翻譯很多本「新潮文庫」，介紹世界名著，以後專心提倡台灣文化，創辦出版社出版台灣文化書籍百本，自己也創作不斷，已經寫了二十幾本書。

1980 年代，海外台灣人看到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林義雄血案、陳文成命案，群情激昂，屢次發動抗議，深知組織團結才有力量，遂有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及 FAPA 的成立。當時在 Cleveland 的醫師領袖，也是著名的神經病理學教授周焯明振臂一呼，在 1984 年成立了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20〉，由周教授擔任第一屆會長，下設 40 個分會，各有分會長。它的宗旨主要是要團結台美人醫師，達到醫治各族裔的貧病，消除會員遭歧視，促進各國文化交流，幫助醫學再教育等。

在醫治貧病方面，NATMA 多年來一直有選擇到第三世界國家積極做國際義診。他們自 2003 年開始至今，作國際義診 14 次，去過 Grenada、Costa Rica、Panama(2 次)、Guatemala(3 次)、Nicaragua、Dominica Republic(2 次)、Myanmar(2 次)、Haiti、Belize，不只發揮醫師的慈悲精神，也為母國台灣作了很好的國民外交。

上面提到，第一代台美人醫師差不多已屆退休年齡，勢必傳承給第二代醫師，例如 NATMA 南加分會理事會已大多由第二代取代。我們沒有統計數目字，不過我相信台美人第二代醫師一定比第一代更多、更優秀，第一代醫師大多希望孩子能克紹其裘，而其他行業的人也會鼓勵子女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去當醫師，因為那是一種可以使生活安定又能幫助別人的高尚職業。

我們相信第二代台美人醫師有更多傑出人才，只是這裡收集的第二代資訊不多，只能列舉二人。黃至成(Chi-Cheng Huang)在 Bolivia 的首都 La Paz ，看到一群街童無家可歸，晚上在垃圾場覓食，很可憐，他創立 Kaya International ，募款來濟助那些街童〈21〉。另一位李伯寧(Bernard Lee)有精湛的整型外科醫術，尤其 microsurgery，是世界一流，最近被延攬進哈佛大學醫學院為教職〈22〉。

References:

- 1, 台灣醫界人物誌(p. 18)(陳永興)
- 2, 台灣醫界人物誌(p.29-30)(陳永興)
- 3, 台灣醫界人物誌(p. 53)(陳永興)
- 4, 早期留美經驗談 (朱真一)
- 5, 台美人中的醫師 (黃勝雄)
- 6, 黃崑巖談人文素養 (黃崑巖)
- 7, 台灣人的榮耀-伍焜玉醫師 (林秀美)
- 8, 台美人的榮耀-賴明詔校長 (林秀美)
- 9, 重披白袍 (王國照)
- 10, 輕舟已過萬重山 (李明亮)
- 11, 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p. 233-236) (朱真一)
- 12, 一個神經外科忙碌的生活 (黃勝雄)
- 13, 高明憲醫師視病如親 (吳淑梅)
- 14, 從基礎醫學到病理 (李慶榮)
- 15, 無師自通的醫師畫家 (謝瑾瑜)
- 16, 陳家榮醫師的繪畫境界 (黃春英)
- 17, 攜手走過來時路 (蔡烈輝)
- 18, 旅美醫師鮭魚返鄉 (鄭瑞雄)
- 19, 帶著一袋愛心走天涯 (陳東榮)
- 20, 一對使我以台大人為榮的學長 (賴其萬)
- 21, 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 (黃志成)
- 22, 李伯寧醫師的故事 (施長要)

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中的醫師

作者 黃勝雄

台灣人接受近代醫學教育開始於 1889 年。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第四年，他們在台灣設總督府醫學校時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終結的 1945 年為止的 52 年間，總共培育了 1888 位有科學訓練的台灣醫師(註 1)。但是在這段年代中曾經出國到歐美各國深造的人數極少；一方面是那時出國越洋到歐美的交通非常不便。另一方面是一般人缺乏世界觀，且留學機會也不多。台灣的醫師大部份是去日本進修留學。在當時算是國內留學，是在日本國內的大學醫局(註 2)進修。其中取得博士學位的醫師共有 212 位(約占畢業生的 11%)。從這個數據就可以看出，在本質上台灣的醫師們是相當優秀又好學的一群。而在這 1888 位醫師當中，有機會到歐洲或北美洲留學的更是鳳毛麟角。其中有留法國的李晏，郭松根醫師，留學德國的王受祿，高敬遠和王通明醫師及留學美國的林安息(炯東)和王振明醫師，包括官派到歐美留學的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總共也不超過 10 位。(註 3)佔不到 0.5%。在那個年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政府的移民政策基本上還是排華和排日的。而台灣人不是被認為是日本人，就是認定是中國人，根本沒有“台灣人”這個代名詞。因此他們(台灣的醫師)要在美國工作生活下去或申請移民而成為“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是沒有機會的。那時甚至來美國的醫學院讀書畢業(1926 年)的劉清風醫師(註 4)也無法居留美國而不得受聘去上海復旦大學教書。因此在二次大戰以前是找不到台美人的醫師。

從 1945 年到 1955 年終戰後的十年間，台灣的醫學教育開始逐漸受到美國醫學教育的影響。尤其是在畢業後的專科住院醫師的訓練這方面。才從日本行之有年的畢業後各專科醫局博士研究員的師徒制改變成為美國式的畢業後繼續教育---即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的專科訓練。但是通過專科醫師的資格考試的醫師並不像日本給予“博士”學位。終戰後的十年間在台灣發生了歷史上的兩件大事；其一是因為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佔據台灣後野蠻的鎮壓統治才引爆的動亂(就是 1947 年的二二八屠殺事件)和其二是來接收日本投降的中國政府開始盜運台灣糧倉的米和蔗糖去中國而導致的通貨膨脹，才實施的幣制改革(1949 年的四萬元台幣換一元新台幣)。第一件事致使台灣人的精英被屠殺兩萬多人，其中有不少是提早接觸西方民主思想的醫師和醫學生有 49 人(註 5)。第二件事發生後使一般台灣人變成窮苦不堪，生活困難。這時台灣的醫師即使有心想更上一層樓也無法自費到國外去留學。這段時間出國進修留學的醫師都是官派的公費留學而且還要受國民黨政府的指派，篩選和監督。他們都一定要回台灣服務。除了鄭翼宗醫師(註 6)之外。他專心研究細菌學而被指派留學美國。但他在台大熱帶醫學研究所時曾參加研究共產主義的讀書會和共產黨人士過往密切。等他到了美國後風聞國民黨 KMT 特務開始清除異己並捉人去關牢或死刑，使他從美國學成後自願投靠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另外一件悲慘的人生)。終戰後的這十年之間，據我所知還沒有一位臺灣人的醫師後來成為‘台美人’。那時候倒是有兩三位醫師從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因為受醫學教育時用德文學習而選擇到歐洲留學，他們也是公費留學，都回到台灣服務。台灣的教育部曾在公元 1947 年公布國外留學規則必要經過考試。但在動亂中並未舉辦過自費留學的考試。

從 1955 年到 1965 年之間，台灣的地理政治(Geo-politic position)位置和美國之間產生了突發性的變化。本來美國看到二次大戰後中國的內戰時，因為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貪污，才被共產黨打敗而不打算支持蔣介石在台灣。但是 1950 年突然韓戰發生，接著又是 1955 年延續到 1975 年的越戰發生。而兩次都是國際共產黨在背後支援而發動。這個事實使台灣在地理位置變成了抗拒共產黨繼續在東亞擴張勢力的重要戰略焦點。美國也不得不回過頭支持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並派美軍顧問團進駐台北及海軍第七艦隊來守護台灣海峽，以維持東亞局部的和平。另一方面也在台灣設立美國新聞處和美國之音(VOA)來宣傳自由民主的價值。美國也利用台灣的勞動生產力，來供應部份局部戰爭物資的需要。這樣也使台灣賺了戰爭財而改善不少台灣島國的經濟。這時(1955 年)台灣的教育部才真正開始舉辦有限制名額的公、自費留學考試制度。公費留學生只錄取十名，因為考試範圍包括了中國文和中國歷史，對在台灣受教育的人是未曾學過的。結果是絕大多數的公費留學生是保留給外省人或達官的

子弟，而自費留學也限制名額(十至十五名之間，又沒有絕對的標準)給其他的學生包括台籍的學生。這些作為只是讓美國人看到表面上台灣政府好像很公平。因此當年能在競爭中通過留學考試又目睹對省籍的不公平待遇而出國進修的窮台灣學生對國民黨政府都產生極大的很反感，但在現實高壓統治下他們卻敢怒而不敢言，深怕家屬被害。在那個年代台灣的醫師來美國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是比較受歡迎的，因為二次大戰加上韓戰使美國缺少住院醫師的人力。而且他們出國是用 Exchange Visa 不必經過教育部的留學考試，雖然還是要經過警備總部身家調查和外交部的簽證才能出國。因此早在 1952-53 年就有醫師自費來美國留學，比一般理工科的學生早了三年。根據台灣政府教育部的統計，從 1955 到 1965 這十年間約有 100 名公費留美的學生和 300 多名自費留學生，其中台灣出生的學生還是少數。然而不管是留學生簽證的 Student Visa 或是醫師的 Exchange Visa，在學成後他們都無法留下來在美國找工作。公費留學生畢業後可以回台灣卡位就職或做官，但是苦命的台灣青年想回去做事也沒有門路，更沒有位置。他們都要經過一翻波折，或在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才能變成台美人。為了要在美國生活下去，每一個人都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奮鬥過程和故事。使我們覺得更應該珍惜地把台美人的奮鬥故事寫下來，保存下來，好讓台美人的後代學得警惕，並紀念這些得來不易的先人經歷。美國的非裔美人(Afro-American)最初被帶來北美時，他們的先祖並沒有留下來辛苦的遺教給他們的後代，使這些後代到現在生活上多少還是自生自滅，少有家訓或庭訓來啟導他們，不像猶太人的傳統價值流傳在種族之中。所以非裔美人到現在許多人還生活在社會的低層，不自愛或自暴自棄。希望這些台美人的血汗記錄和共同記憶能成為後代的鼓勵。

再從美國醫師人力的角度來分析；美國一貫都是徵兵制度，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到韓戰、越戰，美國的醫師和醫學生被徵召服役而死傷在戰場的數字確實不少。所以在二次大戰後美國的醫學協會(AMA)和醫學院協會(AAMC)就開始注意到全國各大醫院臨床醫師的短缺。雖然戰後復甦經濟較好的幾州已經著手設立州立的醫學院，但還是它緩不濟急。於是在 1956 年經國會授權成立了一個獨立的組織在費城，要從國外找尋醫療人力，叫做 Ed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ECFMG)，用它來評估國際上各個國家醫學院畢業生的臨床醫學程度。這個機構設計了測驗相當於美國醫學院畢業生應該有的知識的題庫。並先在美國各地，加拿大幾個醫學院的畢業生做模擬考試做為比較的標準。最後在 1959 年美國醫學會(AMA)和美國醫院協會(AHA)接受這個機構的專業能力並授權給它，從 1960 才開始代徵國際醫學院畢業生(International Medical Graduates)來美國補充人力的短缺。在台灣第一次有醫學院畢業生報名參加 ECFMG 考試是從 1962 年開始的，當時也只有少數幾位台大醫學院畢業生從台北的美國新聞處得到的消息。台灣從 1960 年開始有高雄醫學院的畢業生，接著 1966 年又有台北醫學院及中國醫藥學院的畢業生，每年增加了 400 名以上的畢業生。他們都無法在台灣找到理想的訓練場所，因為台灣的教學醫院數目有限，也來不及準備好住院醫師訓練的場所和人力。結果這批畢業生都來參加 ECFMG 考試。在台灣的及格通過率約八成，這也顯示台灣的醫學生素質相當高，通過了的人就準備到美國來接受畢業後的專科教育。因此從 1965 年開始台灣每年醫學院畢業生中約有 70%到 80%都留學到美國來，一直到 1985 年美國醫師人力補足了之後。台灣的醫學院畢業生雖然通過了 ECFMG 的認證，要再申請來美國的住院醫師訓練就愈困難了。來美國受訓練的醫師也愈來愈少。從 1965 到 1985 的二十年間估計台灣的精英醫師約有 2500 名到北美州來接受並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其中有約 400 人回台灣貢獻執業，約有 500 人已經往生。現在加入北美州台灣醫師協會的會員有 1400 人，其餘 200 人沒加入而是退休散居在北美州各地。他們都是受尊重的美國各專科學會的專業醫師，都應該是已經歸化美國籍的台美人。

註 1:陳永興醫師著---台灣醫療發展史。Pp.50 和 pp.71

註 2:日本大學醫院臨床教授指導的研究叫做‘醫局’。在醫局做研究寫論文刊載，通常經過 4 到 5 年才得到醫學博士。

註 3:朱真一醫師著---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Pp18-119。

註 4:朱真一醫師著---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Pp50-55。

註 5:陳永興醫師著---台灣醫療發展史。Pp.103-122

我的美國醫師生涯

作者 黃哲陽

{苛政猛於虎}我爸爸親眼看到國民黨在 1947 年的 228 大屠殺，以及再接下來的白色恐怖獨裁統治，非常痛恨國民黨，認為在國民黨的政權統治下的台灣不宜居住，所以我們家五個兄弟在大學畢業後，統統被爸爸趕出國。

{出國}我在 1967 年六月醫學院畢業，接著七月一日去服兵役一年，1968 年六月三十日退伍，就毫不猶疑地馬上開始辦理出國手續，在那年頭辦理出國要經過很多機關批准，如內政部、外交部、警備總部等，還要經過美國大使館簽證，總共辦了一個半月，那時有人傳言可以送紅包給內政部的一個工友，他會把你壓在辦公桌下層的證件拿到上面，加快辦理的速度，不過我不想花那種冤枉錢以及助長貪污、腐敗，一切走正門、按步就班來，等辦好手續，飛到美國時，已經是八月十九日，距離報到日七月一日超過一個月又十九日。我申請到的實習醫院是 Buffalo General Hospital，因為有事先去信說明辦理出國手續費時，將會遲到，已取得諒解，所以遲到沒有問題。

{初抵美國}我搭乘西北航空公司飛機連續飛行二十小時，由台北出發，經夏威夷，先抵西雅圖，再轉機飛到 Boston，主要是因為大哥哲章當時在 Boston 工作，他來接機，帶我到他住處休息一夜，隔天一大早，他開車七小時，送我去 Buffalo General Hospital 報到。會見醫院裡總管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的主任 Dr. Richard Egan，寒暄幾句及簡單話家常後，他問：「你有沒有 jet lag？」，我當時年輕好眠又無知，不知 jet lag 為何物，就不經意地回答：「No.」，他說：「那太好了，明天就上工吧。」

{單身生活}我被安置在單身醫師宿舍，叫「Harrington House」，就在醫院對面，房間大小大約只有 200 平方呎，有一床一桌一壁櫥，沒有廚房，公共廁浴在外面。那時我全部的家當只有一皮箱的內衣褲、外套和一些書，加上爸媽給我的四百元美金，雖然年薪只有 5000 美元，但我上班不用開車，住宿舍又免費，一餐只花 2-3 元，一個人生活，綽綽有餘。唯一不習慣的是飲食問題，醫院地下室有美式自助餐，可以偶而去吃，但不能天天吃，附近也沒有東方料理店，只有一間黑人開的速食店有炸蝦套餐，他們稱之為「shrimp boat」，包含六隻 tempura 炸蝦、一塊麵包、一些薯條加蕃茄醬，比較接近我的口味。那時吃西餐吃膩了，只想要是有一碗白飯拌醬油和豬油吃就很幸福了。

{實習醫院}我服務的醫院 Buffalo General Hospital 是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簡稱 UB) 的教學醫院，位於黑人區，治安不好，急診處經常有槍傷、刀傷的病人被送來急診，晚上沒事不敢踏出醫院轄區範圍外，因為四週圍都是不安全地帶。

{講英語}當實習醫師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每一個病人住院時，給他們作 history & physical，就是問病史，並做身體檢查，然後記錄在病歷上，所以講英語很重要，起初三個月講英語不太敢開口，在台灣中學時讀六年英文，大一又讀一年，總共學了七年英文，已經有基礎，讀寫都沒問題，可是英語會話沒機會練習，起初沒信心，但必須硬著頭皮 on the job training，慢慢地三個月時才習慣以英語和人溝通，六個月後已可對答如流了。美國護士對我們剛來乍到的外國醫師語言上的困難，都很耐心慢慢地溝通，鮮少顯出不耐煩的態度。他們一般人的修養就是避免當面使人難堪，而且護士對醫師都很尊重。

{實習醫師}平日的工作除了上述每位新病人都要作 history & physical 外，就是跟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巡查每個病人，執行他們交代的事情，我們每三天要值班一次，晚上值班主要是處理住院病人的緊急事件，如發燒、血壓突然升高或降低、呼吸心跳突然停止、需要靜脈注射、不能解小便、晚上睡不著等等。這些在台大醫院實習時都已經有經驗，所以醫學方面之事處理起來沒問題，尤其上面還有住院醫師可以請示，更無需操心。所以剛來美國的第一年，除了起初語言有障礙之外，其他都很順利。

{孤單}在我們醫院的實習醫師，有一半是老美，一半是外國人，外國人除我一個台灣人之外，其他有伊朗人、秘魯人、日本人和韓國人。老美實習醫師幾乎都早已結婚，不住在單身宿舍，所以休閒時常一起往來的只有那些住在宿舍的外國人，但到底文化不同，還是有隔閡，所以只我一個台灣人在那裡，感覺很孤單，就想跳槽去同城的另一家醫院---Sister of Charity Hospital，那裡有很多台灣人醫師，而且那醫院的婦產科有兩位台大的前輩，高五屆的莊徵舜醫師和高四屆的陳啟銘醫師。

{選擇婦產科}在實習醫師未作完以前，就要考慮選專科做住院醫師，因為幾個月前就先要申請，那時覺得內科有太多慢性病，無法根治；外科常有驚心動魄的槍傷、刀傷和車禍病人；小兒科難溝通，哭聲太吵。醫院裡處處皆愁苦，唯有產房是例外，在那裡可以和病人分享新生命出生的喜悅，尤其是產婦難產時，開刀就可馬上解救母子兩條生命，那種戲劇性的效果令我嚮往婦產科，所以就去申請 Sisters of Charity Hospital 的婦產科住院醫師，因為有兩位前輩校友的介紹，很快就被接受了，從此注定了我一生的專業。

{婦產科住院醫師}婦產科住院醫師的訓練，包括婦科和產科。產科工作任務是在產房觀察每位產婦在陣痛期間的進展，例如子宮頸開多少公分、頭的位置及下降與否、胎心是否正常，到接近生產時通知主治醫師來接生。在待產中發現有問題例如進展不順、胎位不正、胎心變慢、出血過多等等，馬上作評估，然後請示主治醫師決定行動。產婦生產時，大多由住院醫師接生，主治醫師(私人醫師)只在旁邊觀察、指導，確定一切都進行順利。開刀剖腹生產或是婦科手術，更是如此，主治醫師都已經經驗豐富，無需再練刀，所以都盡量讓刀給住院醫師練習的機會，這是一般教學醫院開刀的慣例，如此才能訓練出下一代手術技術精湛的年輕醫師。當然我們住院醫師也必須表現良好，使得主治醫師對我們有信心，他們才敢把病人交給我們開刀，因為如果開刀發生差錯，最終的責任還是由主治醫師一肩扛起的。另外，醫院另開婦產科門診部，由我們住院醫師駐診，當然背後有主治醫師為老師

教導我們。每天早上都有晨會，討論前一天的特殊病例，每週一次期刊文章研討會，由住院醫師作讀後報告，主治醫師指導。我們就如此被訓練出來，四年後已訓練成婦產科專家，自覺大小疑難雜症都能處理，信心滿滿。

{結婚}我在台大醫院眼科病房實習時，就已經注意到一位眼睛大大的護士，叫葉秀美，她看起來很溫柔，經常保持友善的微笑，任何人看了都會對她有好感，我當時有一股愛的衝動想追她，但一時提不起勇氣，只能值夜班時，把我的電話分機號碼寫在護士室的黑板上，暗示她有事找我，但她不解風情，我在值班室癡癡地等，就是等不到她的電話，我以後轉到別科後，再也沒機會了，只能把此單相思藏在心底裡空惆悵。再一次碰到她時，我正在 Buffalo General Hospital 當實習醫師，在陳繼鉢醫師家巧遇，突然再見面，還以為在作夢。她那時在加拿大 Toronto 當護士，週末休假來 Buffalo 找她的同學林淑惠 (陳繼鉢太太)。那次見面真是一見如故，我的驚喜就如「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否冥冥之中上天送她來的？正合英語的 godsend，從此感情迅速發展，八個月後我們就結婚了，可說此姻緣是天注定的，從此我有一個溫暖的家，以後育有一男一女，長大後兩個都當醫師，現在他們也都各自成家立業。過年過節時，他們攜家帶眷回來，除了兒子、女兒外，還有媳婦和女婿加上三個孫子，總共九人，整個家變得熱鬧滾滾。與剛來美國時，我一個人提著一個皮箱，形單影隻的落寞，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入籍美國}本來我入境美國用的是 J1 Visa，是一種交換學生 Visa，五年後必須回國，要來時再申請。但是在 1970 年代美國很多年輕醫師被調去越南參加越戰，不只醫院的住院醫師匱乏，開業醫師也不足，所以美國政府開放給我們交換醫師第三優先權，讓我們直接申請 PR，有了 PR 後五年，我們大都變成美國公民。從此我們變成效忠美國，卻心繫台灣的台美人。

{暫留 Buffalo}在 Buffalo 作了一年的實習醫師，加上四年住院醫師訓練，已由媳婦熬成婆，可獨當一面，找個可以永久安身立命的地方開業了。但是考慮到兩年後必須考婦產科專科文憑 (American Board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還是待在教學醫院比較好，在學術氣氛中接受薰陶，可提高學術水平，對考取專科證照有利。所以就暫時留在 Sisters of Charity Hospital 作訓練住院醫師的 Coordinator，再兼一些差，生活也過得滿好的，在 1975 年也順利地考取美國婦產科專科文憑，那時雖尚未找到永久的職位，但日子過得很愜意，也懶得改變。不覺間，一晃又過了兩年，直到 1977 年 Buffalo 來了一陣大風雪，持續幾天，積雪高到屋頂，氣溫降到零下五十六度 (wind chill factor)，才驚覺到此地不能久留，就決定搬到終年陽光的加州去了。

{搬來加州。猶太醫師}1977 年三月我來加州是應徵一位猶太人婦產科醫師的廣告來的，他是 Montclair Doctors' Hospital 婦產科主任 Dr. F，那個人很強勢，那家醫院全部被他把持著，院長都要聽他的話，活像那裡的地頭蛇。他很愛錢，卻很懶，不想做產科，只看婦科和開刀，所以我就去包辦他所有的產科接生，我很努力工作，很快就變得很忙碌，和他工作一年多以後，他很滿意我的工作，想要我繼續簽約，變成他的 partner，但產科是由於我的努力發展起來的，他還要我出錢買進他的診所價值的一半: 17.5 萬，我覺得不合理，況且和這麼強勢的人一起，永遠會受他控制，我自信有能力獨立自主，所以就拒絕和他簽約，但他是 Montclair 醫院的地頭蛇，不和他合

作必定會有麻煩，所以就離開他的勢力範圍，去鄰鎮 Upland 自己開診所，使用的醫院是 San Antonio Hospital in Upland。

(獨立開業)1978 年我的診所在 Upland 開張，一開始就很忙碌，主要是我很拼命工作，病人不分貧富貴賤，來者不拒，都以禮相待，每個病人都盡心盡力照顧她們，尤其診所附近有很多墨西哥病人，她們特別多產，因為她們篤信天主教，不避孕、不墮胎，有好幾年我是在那家醫院(San Antonio Hospital)30 幾個婦產科醫師中接生人數最多的。我在醫院裡的表現也不錯，深得護士和同僚的敬重，有不少來求診的病人是醫師的太太。我們醫院的婦產科主任是由醫師互選出來的，曾經有兩屆，我被選為主任，那時是很接近醫院的權力核心，因為當主任就自然變成醫院 executive committee (執行委員會) 的成員，經常和其他科主任以及院長在開會，不過我對醫院內的政治興趣不大，只顧自己開業，所以沒有繼續留任。我從 1977 年來加州開業，到 2006 年退休，大約接生萬人，開刀也不記其數。可能太拼命了，65 歲就 burn out，到那年紀，晚上還要起來接生，實在很辛苦，也逐漸失去興趣和耐力，一聽到電話或呼叫器響起就心煩，完全失去了剛開業時的那股傻勁和熱忱，所以就乾脆退休了。

(監獄醫師)我在 80 年代曾經進出加州女子監獄(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Women)達五年之久，我不是去坐牢，而是去當兼任婦產科醫師，在那裡一方面可看到社會特殊階層的病人，一方面也是在拓廣業務，因為我也包辦那裡所有需要的婦科開刀，送去開刀的醫院是 Riverside General Hospital，那裡的住院醫師是屬 Loma Linda University 的 training program，我是以主治醫師的身份去指導那些住院醫師開刀，有幸可以和大學掛勾，當醫學生和住院醫師的教師，也是一種殊榮。

(文藝活動)我在南加州開業婦產科生捱中，每天 24 小時，每週七天，帶著呼叫器(beeper)隨時「應召」，如有產婦待產，更不能離開醫院太遠，大多待在家裡(離 7-8 分鐘)，或乾脆就去醫院等，雖然很忙，其實很多時間是花在待產上。我不想浪費這些時間，所以就拿些紙張，寫一些短文，因為我自年輕時就很愛看閒書、寫文章，那時只是信手塗鴉，題目不拘，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有時回憶起少年時的事物，有時胡思亂想，描繪些男女兩性之事，或牽扯宗教問題。因幼時沉迷於「聊齋誌異」，所以也把自己聽聞的故事，加入怪力亂神的幻想，寫成類似聊齋的故事，那些文章都沒發表，只放抽屜裡。1988 年有一位畫家兼作家王福東先生找我和幾位醫師共同集資辦一雜誌社，稱為「大地」，但只撐九個月就倒閉，不過我從那裡學到雜誌的編排和運作。2005 年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理事會指定我編輯醫師協會的年刊，因為我有編輯的經驗，從此我連續編了九期，此間也斷斷續續寫了一些文章，發表在太平洋時報或年刊上，在 2016 年我把那些文章整理成冊，印成一本書叫「男女兩性」，取自其中一篇文章之名，況且以一婦產科醫師之筆寫出來的文章常牽扯到男女兩性之事，故此命名。

(退休生活)我在 2006 年退休，為了保持健康，很注重身體的活動，天天走路一小時，每週打一次網球。曾經好幾次隨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去中美洲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貝里斯等地義診，也有好幾年去慈濟義診中心看門診，輔佐葉思雅教授舉辦台美人信仰與人文研習會，成立並繼續幫忙推動雄中雄女校友會會務，貢獻心力

，義務作一些公共事務。此外，還每個月參加一次生活座談會，每兩週陪太太去合唱團唱歌，退休後還可以參加這麼多我所喜歡的活動，使我的退休生活感覺充實又快樂。



黃哲陽醫師 in office with wife and secretary



share with patient the joy of having twins

黃哲陽醫師與病人分享雙胞胎的喜悅

從醫師的醫師到白宮醫療諮詢顧問

作者 黃勝雄

結束了一年在匹茲堡大學的研究後，我終於完成了畢業後的醫學教育和訓練。一生努力追求的理想也告了一個段落。在一九七八年的暑假，我帶著全家回台灣省親。這是我從一九七〇年出國留學以後，第一次返回故鄉台灣。

闊別八年的故鄉台灣變了，台灣正在進步和改變當中。母校台北醫學院有了自己的附屬教學醫院，校園的風貌也變了。我也應生理學的翁國榮老師在醫院講了一堂「功能性的腦下垂體微腫瘤的生理病變和外科治療」。我回母校台中一中時幾乎認不出來，因為紅樓被拆除了，育才街變得很熱鬧，失去了舊時學子背書包上學的氣息。帶著一點感傷的心，我回草屯看看夢中也懷念的草屯國小，禮堂和操場還在，幾棵高大的椰子樹還靜靜地向我招手，但是整排的教室都拆掉重蓋成兩層樓的建物，使我也產生了莫名的悲哀和陌生。

從美國出發前最期待盼望和父母親、岳父母相聚的快樂時光，這時候卻被我兩個兒子因水土不服、下痢、蚊子叮咬、發燒、脫水，和要住院打點滴的煩惱和擔心而沖淡，連去探望老師的計畫也無法做到，倒是疼愛孫子的祖父母不忍心看孫子生病，很諒解地趕著我們快收拾行李返美。帶著虧欠的心回到美國，這個孩子們比較能適應和安全的地方。兩代父母親和我們這一代，好像都是為著下一代活著一樣。

一九七八年九月初，終於回到費城的傑佛遜醫學院報到。我的新角色是助理教授，負責神經外科及腦血管研究中心，並要帶領住院醫師做顯微神經外科的研究。我開始在動物實驗室做人工腦血管瘤的試驗，並做動物的蜘蛛網膜下腔出血的模型及它對腦膜組織的病理變化。也在這段時間我被邀請到威明頓醫學中心去看病和開刀。

可惜不到一年，我的研究經費因為石油危機，財務縮減，又無法及時申請到補助而告中斷。倒是在臨床上，病人愈來愈多而稍得安慰。有一位報社醫藥新聞記者的女友，患有顏面神經半邊痙攣(Hemifacial spasm)常會不自主抽動而臉部歪一邊，使她自卑、不隨便外出。看過的醫師卻從來沒有人告訴她這種病可以外科手術根治。經過我的顯微外科手術後，治癒了她的半臉抽動，使她「改頭換面」願意和男朋友交往，使他們非常感激。他就把女朋友開刀的故事登在星期日半個版面的醫療新聞上，使我一夕成名，來求診的病人也愈來愈多。其中有地方的政要、參議員的家屬，也有喜歡挑剔醫師麻煩的律師，也有護理師和醫師的家屬，總之，這些人經過我治療都成了我的朋友和粉絲。

有一位護理長，忽然有嚴重的頭痛、嘔吐，失去意識，送來急診處檢查後確認是蜘蛛網膜下出血住進加護病房，第二天腦血管攝影，證實是腦血管瘤破裂而引起。在我還是住院醫師時的治療方式是給類固醇、鎮靜劑，在加護病房留心觀察，讓出血後導致的腦腫脹慢慢自然改善後，再進行手術。但是在等候的期間(約十至十四天)常會發生二次破裂出血，死亡率很高。在我學習顯微神經外科那一年，神經外科界開始主張提早開刀，利用顯微手術法可以避開腫脹的腦，在顱底開一個小洞，利用放大倍數，在顯微鏡下，很容易看到顱底位置的腦血管瘤，我就在腦血管攝影證實了血管瘤位置的當天替她開刀，也很成功地夾除了血管瘤。她恢復得很好，兩個月後就回來上班，使我頓時在醫院內護理部成了名人。

在一九八四年有位內科醫師，在返家的路上忽然看到右上方視野有閃電和火花，隨著頭痛又失去了方向感，他的妻子打電話問我該怎麼辦？我請他家人送他來醫院，做了腦部斷層掃描，發現左側枕葉大腦皮質下有一個類似轉移性腫瘤。我替他開刀，摘除的腫瘤病理報告是腎臟細胞瘤，他才告訴我十年前，他在另一家醫院因腎臟癌而摘除了右邊的腎臟，我比對兩次摘下的病理切片，完全符合是同種細胞。表示這次腦部的轉移細胞是十年前發生的，只是他的免疫系統抑制住了它，到現在他六十七歲了，才又開始分裂成長並壓迫到附近的腦細胞，而造成了局部的癲癇。這位醫師再活了五年才過世。

在一九八五年，有另外一位一般外科醫師 Dr. F，因為頸椎間盤位移，壓迫到神經根痛到無法替病人開刀，做了一段物理治療無效而決定請我開刀，手術治療後，一個月他就能重操舊業而很滿意。他們兩位醫師在醫院行走，能繼續執業，也變成了我的代言人，所以逐漸地我獲得了一個「醫師的醫師(Doctor's doctor)」的雅號。

也許在這裡我也應該交代媒體和 Google、維基百科中，加添給我的一件「國王的新衣」是怎麼發生的。早在一九七七年福特總統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特的競選辯論會選擇在傑佛遜大學附近的核桃街劇院舉行，醫院指派我當天維護現場的安全。當然事先經過了 FBI 的安全調查、現場參訪、安全設施和演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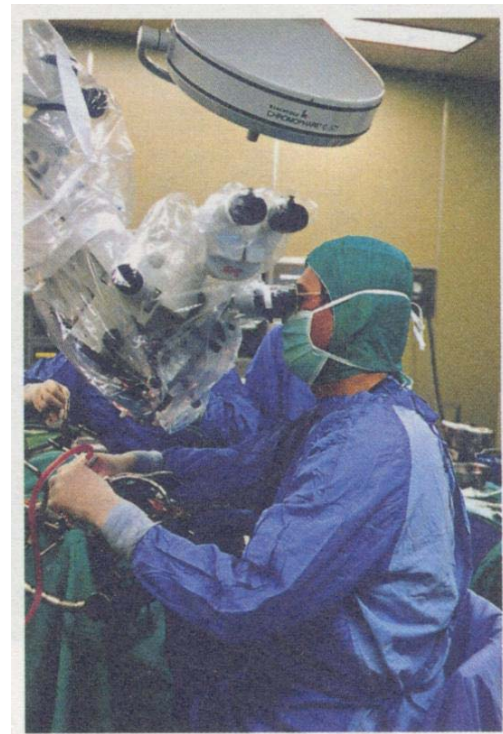
使我好奇的是，為什麼一定要指定神經外科的總醫師？維安小組的負責人告訴我，當年甘迺迪總統遇刺，子彈打中腦部，檢討送醫急救的過程後才體會到神經外科醫師的必要性。這一次的任務圓滿達成後，沒有想到四年之後，共和黨雷根當上了總統。在就職後的某一天，我接到了德拉瓦州共和黨資深參議員辦公室的電話邀請，問我是否願意參與總統的醫療團隊。我真受寵若驚，也不清楚為什麼參議員會關心到總統的維安小組，而且這是在一九八一年的三月份，我的臨床工作開始很吃重的時候。在電話中我懇辭了邀請，並告訴他一定有很多人願意參與這份光榮的差事。

或許因為這期間參議員的母親患水腦症需要神經外科的照護，我替她做了腦室分流的手術改善了她的步態、記憶恢復和偶爾小便失禁的症狀。這次的機緣和近距離的相處，他和他的國會助理說什麼都一定要推薦我參加醫療團隊，還說我是外科學院的院士，和主辦高級外傷救命術訓練營的教授，並說他們查閱過 FBI 上次(一九七七年)在費城福特總統辯論會的維安紀錄，大家都覺得選我去既安全又可靠。最後我只好答應加入任務編組，做諮詢顧問。

這期間我只去過華府三、四次，每次都是參議員羅斯(Senator Roth)辦公室的國會特別助理開車來接送；第一次是雷根總統遭槍擊中腹部時，接我去海軍醫院參加危急小組應變檢討會，當時不送往附近的喬治華盛頓大學而送去海軍醫院的得失對錯。第二次是他在華府記者俱樂部的餐宴。最後一次是他從加州農場渡假跌倒，回白宮幾個月後，逐漸出現記憶的問題，我也被召去開會討論，後來證實是慢性的硬腦膜下出血，應該考慮開刀引流。後來尊重總統的選擇，飛去明尼蘇達州的梅約醫院開刀改善。這些事情我們曾誓約尊重總統的隱私不得公開，現在已經超過四十年了，雷根總統也已辭世。我只是人情上回應參議員的好意，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貢獻，倒是從總統的維安事件上，和參與討論的專家身上學了很多。維安人員的細心，對國家元首健康的重視，讓我眼界大開。



一九八〇年，被推選為美國外科學院院士，在芝加哥加袍時留影。



黃勝雄院長專注地
為病人進行手術。

1983 至 1990 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周斌明撰•吳美芬整理

一緒言

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簡稱 NATMA，早期 1983 至 1990 年，充滿了興奮與困難，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如果 (Cleveland) 是 NATMA 的發源地應不為過。

克城的 Cleveland Clinic 是世界有名的醫療中心，也是公認為美國最好的醫院之一，沙烏地阿拉伯和約旦的國王及其皇族們都曾來此治病。又傳說蔣宋美齡亦曾來此治療皮膚病一星期，住院時不但包下一整樓病房，出院時更贈送每一位照顧過她的護士一件貂皮大衣。

周烱明醫師 1959 年來美在 Wisconsin 大學進修，1968 年受聘到西維吉尼亞大學，任教 12 年後。基於對素負盛名的醫療中心的嚮往，更想增加臨床工作的經驗，遂於 1981 年 1 月 1 日接受邀請，來克城工作，擔任神經病理科主任。

當時台灣正逢歷史劇變，海外台灣人經過美麗島事件、林義雄家血案、陳文成命案等的衝擊，群情激昂，除屢次發動示威，抗議國民黨政的罔顧人權外，全國性的社團組織亦紛紛成立；如 1980 年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簡稱 NATPA，1982 年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Formosa Association of Public Affairs 簡稱 FAPA，和 1983 年的 NATMA 等。

而克城的台灣同鄉真正介入台灣民主運動始於 1981 年 10 月 11 日在周家成立的「國際人權協會克城分會」。周烱明的太太吳秀惠，在西維吉尼亞州時就擔任過該組織的地區負責人，搬來克城後仍積極參與。那天趁該組織的 Nileen 修女來訪之際，成立了克城分會，經由吳秀惠的努力，國際人權協會認養陳菊為俄亥俄州的良心政治犯（每州一人），不斷給予關懷，陳菊出獄後曾特地來克城答謝。

為建立更健全的人脈關係，FAPA 也在周家成立了分會，積極地與國會議員 Louis Stoke, Edward Feign, Sherrod Brown 等建立起良好密切的交往，方便於日後的草根運動，亞洲資源中心 (Asian Resources Center) 的 Don Luce 和眾議員 Feighn 也積極援助台灣的政治犯。

1983 年克城同鄉推舉吳秀惠為同鄉會長，並在奧柏林學院 (Oberlin College) 舉辦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邀請了周清玉、許榮淑、陳以德、張旭成來演講，因為節目精彩，參加的人數空前，非常成功。

克城人權會、同鄉會、夏令會的一切活動全靠同鄉的幫忙與協助。而熱心同鄉裡又以醫生居多數，每次去示威抗議的泰半為醫生。因此漸有默契、想成立一個台灣人的醫生組織。

二、克城的台灣醫生

克城的醫院有兩派系統：一為 Cleveland Clinic，一為 Kaiser Permanente Foundation，兩派互相競爭，因此醫療非常進步。除周烱明外，大部份的台灣醫生都屬後者，大多數是領薪水的，所以較有自己的時間，可參與業外的社會工作和社團運動。這些醫生們多數為臨床醫生，且各種專科都有，本來大可互相介紹人，解決各種疑難雜症。但許多醫生們卻有學院不同之偏見歧視，不肯在專業上互相支援，殊為可惜。

為了打破這種不同學院之間的偏見，團結台灣醫生，周烱明找了志同道合的醫生：許世模（北醫）、陳克孝（台大）、陳哲雄（台大）、許明雄（高醫）、梁俊華（北醫）等，打算先在克城成立地區性的醫師協會，再慢慢擴充為全國性的組織，以便凝聚台灣醫生之力量，為台灣家鄉作事。對這個構想的反應是：年輕的醫生較贊成；而北醫出身的較台大醫科出身者主動、肯定多了。

大家決定分別用各醫學院的畢業名冊去打電話，希望可以找出一些相同理念的人來共事。然而當時白色恐怖正盛行，有的醫生一看到組織有「台灣人」三字便退居三舍，更何況有周烱明在內，一定是台獨或其外圍組織無疑。為了安撫人心，決議盡量不談政治，而強調成立組織的好處。諸如：一、以團體的力量對抗外國醫師的歧視；二、藉參加醫師協會年會之便，可獲「醫學繼續教育(在職進修)」學分，以為年度更新專科執照之需；三、和台灣島內醫學交流等。

終於在 1983 年 10 月，在克城的楓林閣餐館，成立克城台灣人醫師協會，參加的有陳克孝、陳哲雄、林尊昌、傅世卿、黃俊雄、黃陳淑桂、黃綜文、吳香惠、周斌明（台大醫科）；許世模、黃安仁、黃振南、游祥修、林一輝、梁俊華（北醫）；許明雄、張嘉榮、李廷彥、吳浩治、林毅夫、徐榮聰（高醫）；彭武昭、張高文、廖淑美（中國醫學院）；張簡吉誠（中山醫學院）等共 25 人。推塞爾 克孝為克城分會會長，並計劃於次年中西部夏令會成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鼓勵大家打電話招募新會員。

三、在美外國醫生的一般狀況

NATPA 成立前，周斌明曾幫忙收集在中西部大學的台灣人教授名單，發現教授人數較台灣人醫師少了許多，但是肯參加台灣人醫師協會的人反而不多。追究原因，除個人因素外，則在於美國的外國醫生政策搖擺不定所致。

1950 年代外國醫生人數激增，美國國會乃於 1956 年立法，規定外國醫生受訓練後，需離開美國兩年以上，才能再回美申請居留權。（很多人選擇就近的加拿大）。1960 年代末期，醫生開始短缺，國會不但取消該法案，且鼓勵外國醫生移民，1972 和 1973 年，每年有 7 千名外國醫生移民，1974 年更高達 8 千 5 百名，且美國本身的醫生人數也增加，遂於 1976 年又立法限制外國醫生，1980 年只剩 2 千名。

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不但讓外國醫生因居留不定產生許多困擾（非移民而來美受訓的醫生，大都持交換簽證，簽證到期就得離開），也增加了本地醫生對外國醫生的歧視，最常聽見的「外國醫生水準較低」就是用來為種族歧視開罪的藉口。

周斌明打電話鼓勵台灣人醫師加入醫師協會，最常碰到的托詞和藉口便是：「居留問題」和「太忙」。後來發現，還是透過已有的社團如：教授會、同鄉會等的介紹比較有效，很明顯的因為這些醫生本來就認同台灣。另一個有效方法是：在各大都市找志同道合又可信任的醫生幫忙說服，像大紐約地區的楊次雄、密西根的黃昭、芝加哥的林靜竹、南加州的陳惠亭、華府地區的蔡武男等都熱烈響應。

四、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成立大會

1984 年 7 月 14 日，在 Ypsilanti, Michigan 西密西根大學，正式成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簡稱 NATMA，其簡稱音調和 FAPA，NATPA 相呼應，參加者約 40 人。由參加的有陳克孝、陳哲雄、林尊昌、吳秀惠、周斌明、許世模、張嘉榮、游祥修、林一輝、梁俊華、張高文；大紐約地區的楊次雄、曾茂雄；密西根的黃昭聲、陳英三；芝加哥的蔡俊晴、林洪謙、張信義等。

大會邀請了加拿大溫哥華的林宗義醫師和俄亥俄州的林成德醫師演講，林宗義醫師以他在美國精神科學會擔任過「外國精神科醫師小組」主席的經驗，贊成且強調成立全美性台灣人醫師協會的必要，以避免被歧視或者遇到遭受歧視時，能有社團作後盾來抗議。他又提出「上醫醫國」的理論，鼓勵大家積極參與美國醫師的社團和一般性的社會活動，及爭取討論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機會。林成德醫師則強調生存於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時代，資訊取得的快慢會決定一個人工作的成功與否，利用這種全國性的醫師協會交換訊息，不但助人也助己，尤其是在鄉下開業的醫師們，透過醫師協會的會刊，取得最新資訊是極端重要的，這兩位醫學界前輩的演講帶給與會會員莫大的鼓勵。

接著是大會選舉，周斌明醫師眾望所歸地當選第一屆會長。副會長張高文，財務陳哲雄，秘書許世模，次屆會長為楊次雄。

選舉完則討論章程，規定各地區有會員 10 人以上便可成立分會。此時兩位由南加州來的會員，要求把「台灣人醫師協會」中的「人」字去掉，改用「台灣醫師協會」，否則予人「心胸狹窄，限制只許台

灣人入會」的感覺。經過半個多小時的激烈討論，決議投票決定「台灣人」要不要「人」。結果只有兩票贊成不要「人」，這兩位「心胸不狹窄」的會員立即退席。

NATMA 成立後，周烱明利用出差公餘，馬不停蹄到全美各地招募新會員，為各分會催生。在他的熱心鼓吹下，南加州於 1984 年 9 月 15 日（台灣日）在 Pasadina 市立大學成立分會，大紐約地區則在 10 月決議加入總會，接著是聖路易分會成立。許世模則利用電腦發出 3、4 次會刊，報告成立以後的活動，又公開徵求會徽。

NATMA 的第二屆年會於 1985 年 7 月 26 至 27 日，在 Dekalb, Illinois 的北伊利諾大學，主題是「從美國看台灣的公害疾病」，年會中通過設立獎學金，請聖路易的林逸民醫師負責研討細節。

1986 年 4 月 20 日，克城的醫師們在總會長周烱明夫婦率領下，副總會長張高文、秘書許世模、財務陳哲雄等，到紐約的台灣會館參加年會，並辦理移交給第二任會長楊次雄。

五、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早期遇到的難題（1984 到 1990 年）

NATMA 總會會長的任期是兩年。1984 至 1990 年，分別由周烱明、楊次雄、廖坤塗、陳惠亭擔任。

除了上述因「居留問題」再加上因白色恐怖而對掛名「台灣人」的組織有所恐懼，使許多台灣人醫生裹足不前外，另一個使 NATMA 在招募新會員時感到挫敗的便是：早在 1970 年代，在紐約和北加州、南加州就已有親國民黨政府的「華人醫師協會」或「台灣醫學學會」的組織。這除了成員複雜（只要是從事醫療工作相關人員，上至醫師，下至技術員，皆可參加）。它們因有政府補助，每逢節慶均舉辦豪華舞會，免費招待大餐，完全不是嚴謹的學術性職業團體，卻因掛了一個「台灣」的招牌，混淆了視聽，有些不明就裡的台灣醫生，看在每年免費的豪華舞會及大餐份上，都樂於參加其組織，僅有少數有骨氣的台灣醫生，不齒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而退出。

另一個困難是：NATMA 成立初期，克城的台灣醫生，沒有人知道這種職業團體應該到州政府辦理註冊登記，之後的申請手續又極繁複，拖了許久才辦好。當時幫 NATMA 登記的州政府秘書長，就是日後對台灣加入 WHO 出力最多的眾議員 Sherrod Brown 結果登記完成後又碰上難題，因為依規定要向國稅局申請為免稅團體，必須出示 NATMA 的經費來源、財務報告、職業或教育活動報告、定期開會的會議記錄等。

可是 NATMA 成員都是醫生，並無專職秘書處理文書，所以又費了許多心力和時間才完成。

六、NATMA 成為首次回國的海外台灣人社團

大紐約地區本來就有個「台灣醫師協會」（因成員複雜，不敢稱作「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 第二任總會會長楊次雄上任後，很小心、很技巧地將原有的「台灣醫師協會」加盟入總會，成為 NATMA 紐約分會，當時的分會會長是李汝城。

1986 年民進黨成立，許信良、林水泉闖關，造成桃園機場事件，海外黑名單異議份子多人翻牆返鄉，楊次雄卻決心率團以海外台灣人團體名義，光明正大地回去。恰好，1987 年 11 月「台灣省醫學會」成立 80 週年，理事長楊思標邀請當年是美國神經病理學會副會長的周烱明演講。但是周烱明夫婦被列入黑名單已久，能否拿到簽證還很懷疑。楊次雄一方面揚言，如果周烱明拿不到簽證，將取消訪問團；一方面則透過蔣經國的眼科醫師陳五福及其女婿林逸民的奔走，獲得當時李登輝副總統的幫忙，終於獲得單次入境三星期的簽證。

這次訪問團能突破國民黨的禁忌，是破天荒的創舉（在此之前 NATPA 曾試過兩次，都沒有成功），也是很大的挑戰。訪問團的成員是：楊次雄、周弼明、吳秀惠、林哲雄、陳惠亭、林逸民、顏裕庭、蕭幸鳴、郭耿南、王清貞、鄭萬發等。全團拜訪台灣醫學會，理事和理事長，並慶祝「台灣醫學會」80週年紀念日。

1987年11月6日下午一點半，周弼明被邀請在台大醫院第七講堂，專題演講「愛滋病的神經病理」。演講完後，周弼明說明他除了學術研究以外，因為關懷台灣的前途和國際地位，卻被列入黑名單長達28年，不能將個人所學專長回饋台灣，完全是白色恐怖造成的損失。演講後全體起立鼓掌致敬五分鐘之久，讓周弼明感動流淚。

會後李鎮源、洪祖培、郭宗波、林槐三、鄭聰明教授都來握手致意，李鎮源教授更透露一個特別的消息，那就是「台灣省醫學會」全體會員一致通過，將恢復為「台灣醫學會」，不再自我矮化了。

周弼明因醫務繁忙，急於回美，未隨團拜訪李副總統，聽團員引述李登輝和大家見面的第一句話便是「那一位是周弼明先生？」足見他是特別幫忙過。

七、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第二次回國訪問團

NATMA 第三任會長廖坤塗於1988年11月2日組織第二次回國訪問團，參加第81屆「台灣醫學會」年會。訪問團成員包括廖坤塗夫婦、陳惠亭、邱泰茂、林益顯、蔡承昌、王忠烈、呂飛騰、張福斌、葉明和、林盛光、楊次雄、王鵬南夫人等。

會後訪問外交部、衛生署、立法院、台灣省衛生局、嘉義市政府及民進黨部、國民黨部、中山醫學院、高雄醫學院等。並透過陳永興的安排，到土城看守所，探視蔡有全、許曹德、蕭裕珍、林國華、林慧如、邱煌生，也去三軍總醫院探訪絕食中的施明德。此次的訪問紀錄〈回台記〉由廖坤塗發表於 NATPA 會報（第五卷之一）。

廖坤塗會長任內的重大成就是：一、按期出版 NATMA 會刊八期，除會員外，台灣各醫學院圖書館，由聖路易分會的朱真一、沈武典、陳澤華負責。二、設立永久會員制度，會員預繳的終身會費，可彌補經費之不足。三、NATMA 基金會設立獎學金，補助第二代醫學生到台灣的醫學院實習。四、研究修改章程，計劃開放給第二代醫生或其他相關醫療專業人士入會。

1986年下半年開始，NATMA 第四任總會長由南加州的陳惠亭接任，NATMA 南加分會是繼克城分會之後第二個成立的分會。1984年總會成立後，陳惠亭、陳政宏、林衡哲、洪章仁、陳清義等召開數次籌備會議後，於9月15日成立。未久即邀請陳永興和洪奇昌來演講，開始有「台美醫學交流研討會」的構想，接著又邀請江鵬堅和郭吉仁律師，說明美麗島事件的法律問題。1985年年終晚會邀請了美國醫學會 (AMA) 前會長 Dr. M. Todd 演講「外國醫師的醫療糾紛問題」，讓與會者受益良多。至於「台美醫學交流研討會」1992年後則成為 NATMA 南加分會每年年會的最主要節目了，且越來越精彩，此「台美醫學交流研討會」開辦以後，南加分會會刊內容迅速進展。

八、結語

1986年民進黨成立時，周弼明剛卸下 NATMA 總會會長重任，開始思考海外台灣人社團應如何加強彼此間的協調與合作，來共同推動台灣的民主運動。彼時克城尚無北美洲台灣人教授會 (NATPA) 分會，於是和洪明勳、黃昭淵教授商量，趁林宗光教授來訪之際，於1986年10月1日在周弼明家成立 NATPA 克城分會。成立時，15位教授裡有5位是醫生，都是對基礎醫學或醫學研究有興趣的醫生。

1988年7月16日，周斌明任召集人，在 East Lansing 密西根州立大學，由 NATMA 和 NATPA 聯合舉辦了一個「現代醫學的尖鋒」的醫學研討會，邀請 8 位教授講解基礎醫學的各部門，包括：「骨髓移植」、「血細胞成長素」、「Prostanoids 對胃腸的控制」、「實驗大腸癌」、「分子／電子學應用的生物醫學」、「性行為傳染病的分子學診斷」、「愛滋病和其附帶的病」等非常特出優秀的講題。會後並商討如何將這種高科技診斷法帶回台灣應用。

這場聯合醫學研討會非常成功。因此 1990 年 8 月，NATPA 回台舉行 10 週年紀念會時，仍由周斌明當召集人，聯合 NATPA 及 NATMA 兩社團，在台北市馬偕醫院 樓舉行、舊雨新知齊聚一堂。大會邀請許多台大醫學院的教授主持。李鎮源、彭明聰、楊昭雄三位台大醫學院前院長，和前省立台北/台南醫院院長吳昭新，都抽空來參加，讓大會增色不少。

1980 年代海外台灣人社團要組團回國是何其困難，1987 年 NATMA 首次返台時，不但國民黨政府如臨大敵，訪問團成員也各個都有「不受歡迎」的被壓迫感。如今，能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家鄉開會，這是許多前輩們一步一腳印走出來，帶著斑斑血淚的足跡。

啊！終於能夠一圓還鄉夢，終於能夠一酬回饋鄉土之壯志。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國際義診團

International Medical Mission Team of NATMA

作者 林榮松

背景：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成立於 1984 年，由台美醫師，牙醫師及醫學相關人士所組成的專業團體。會員分佈全美國各州，有十六個分會，一千多位會員。國際義診是協會的工作重點。從 2003 到 2013 年已進入第十年，由 2003 年 12 月 Grenada，2005 年 3 月 Costa Rica，2006 年 8 月 Panama，2007 年 3 月 Guatemala 及 9 月 Panama，2008 年 2 月 Haiti 及 8 月 Nicaragua，2009 年 3 月 Dominican Republic，2011 年 1 月 Belize，2012 年 4 月 Guatemala，2013 年三月 Dominican Republic，到 2014 年一月 Myanmar (緬甸)。十年來 12 次義診看病的人次已超過兩萬人。以中南美洲與台灣有邦交的國家為主。

NATMA 義診團的特色：

1. 龐大的醫療團隊-團隊以協會會員為核心，能提供多科目的服務。多年來包括內科，家醫科，小兒科，婦產科，外科，眼科，驗光科，復健科，針灸科，以及牙科等。
2. 攜帶式牙科治療台-牙科團隊經過多年來的蛻變，已由拔牙、補牙增進到擁有全面消毒的口腔 外科器械，及可提供全套服務的牙科治療台，和先進的 Digital x-ray。
3. 國民醫療外交-由於 NATMA 義診團人數多，服務項目寬廣，歷年來引起當地國的重視。除了 義診當地政要人士都會來參與開幕儀式外，多年來團隊與巴拿馬衛生部長，瓜地馬拉衛生部長，多明尼加衛生部長，貝里斯外交部長，尼加拉瓜議長都有會面。2006 年巴拿馬第一夫人 Vivian Hernandez De Torrojos 接見義診團幹部，2007 年邀請所有團員在總統府共進早餐。2008 年尼加拉瓜總統 Daniel Ortega 及 2013 年多明尼加副總統 Margarita Ceden de Fernandez 特別安排在總統府接見團員。2011 年貝里斯總統夫人 Kim Simplis Barrow，2012 年瓜地馬拉總統夫人 Rosa Leal de Perez 都來探視及感謝團員的奉獻。

4. 醫學交流—2005 年在哥斯大黎加醫學院，2007 年在瓜地馬拉 Francisco Marroquin 醫學院，2009 年及 2013 年分別在多明尼加的 Dr. Robert Reid Cabral Hospital 及 Dr. Ney Arias Lora Hospital 舉辦醫學演講會。
5. 贊助及關懷-2006 年捐助牙科器材，白米及獎學金並送藥到巴拿馬原住民區，2007 年捐贈大禮堂坐椅給巴拿馬的高中學校，2008 贊助尼加拉瓜當地台灣人醫師創設的 AMOS Foundation。至今仍繼續贊助 AMOS foundation 的醫療服務。

The NATMA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am has served 12 missions in 8 nations from 2003 to 2014 treating over 20,000 patients. The NATMA team has provided services in internal medicine, family medicine, pediatrics, gynecology, surgery, ophthalmology, optometry,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acupuncture and dental. Our dental team can perform multiple tasks with their portable dental units. On top of medical services, we provide health education and medical seminars at local medical schools and hospitals, and donate funds or goods to the communities.

Our services are well recognized by allied governments. For the past 10 years we have had opportunities to meet with the ministers of health departments and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Notably, we have been welcomed and honored by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President of Nicaragua, as well as the First Ladies of Panama, Belize, and Guatemala.

讓我們一起去義診

作者 許宗邦

遠颺的行程 還沒有結束

飛翔的愛心 還不願意落地

自己國家自己救

一枝草 一點露都不嫌少

馬偕博士 27 歲時，西元 1871 年離開加拿大，遠渡東方先到台灣高雄，第二年 1872 3 月 9 日搭船到淡水河口，登上高嶺四週望，他聽到感到主的聲音：This is the land！這一刻開始了他在台灣的傳奇。許多年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傳教士們，離鄉棄親，擁著奉獻主的仁愛之心，到 Formosa 缺乏醫療資源和西方醫學知識的地方，奉獻他們的一生，建立藥療診所和醫院。蘭大衛醫師和夫人連瑪玉女士在台奉獻 40 年創立彰化基督教醫院。因為他們的用心和努力，一步步的幫助建立成功了當今臺灣高水準醫療體系設備，造福臺灣的人民和土地。我，幸運的台美醫師，緬懷前人傳教士們的事跡，常以為若能夠的話讓我們義診去吧。做義診是一種緣份更是一種福氣，從 2005 年始我有幸地隨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國際義診團的很多志同道合朋友同事們，到不同的中美洲臺灣邦交國，共做了 6 次國際義診。我們的成員自己出錢出力，犧牲寶貴的假期，有的夫婦二人有的全家四口，一齊到貧窮的但支持台灣的邦交國，為他們沒醫療資源的窮苦國民做義診服務。NATMA 義診團提供了家庭科，內兒科，婦產科服務，外科團隊到地方醫院做診療開刀，牙齒師們有做洗牙補牙拔牙多方位服務，我們的醫師教授們提供了多種醫學講學和教育，免運分送藥品和發放老花眼鏡，還有很受歡迎的針灸疼痛和物理治療的服務，同時有捐贈醫學器材給醫院和學生用品給學校，去年在 Guatemala 義診時，甚至所有包藥醫俱的行旅箱等全部留下捐贈出去。因為我們的義診希望這些對台灣友善的邦交國人民，能感受到我們的愛心和我們

們的感激心，結果能鞏固她們和台灣之間的外交國民友誼。最重要的是團員們能盡醫師醫護人員的天責幫助弱勢窮苦的人。

2015 年 3 月，NATMA 國際義診團 56 人第三次到瓜地馬拉做義診服務，又一次很成功的義診。蒙受了台灣駐瓜地馬拉孫大成大使和大使館人員全力支持，和瓜國第一夫人辦公室社會工作局（SOSEP），提供義診場地和後勤支援。完成了共計 3058 人次的義診服務，有到 Amatitlan 省的公立醫院外科骨科團隊共開了破紀錄的 53 個手術。NATMA 醫療團的專業服務犧牲奉獻和敬業態度普獲瓜國朝野各界的讚賞感激和肯定。今年瓜國換了不同黨的新總統很重視其人民的健康服旨，現任的駐瓜國台灣大使賴建中希望 NATMA 儘快再一次到瓜國做義診服務。台灣大使館瓜國第一夫人辦公室和我們決定明年 2017 年 3 月 5 日到 12 日再回瓜國做義診希望你能支持 出錢出力 讓我們相招義診去。

因為時代和知識的進步，世界各國其人民的權益保障意識高漲，愛心的義診要到開發中國家漸漸複雜化。義診用的所有藥品清單和醫療器材明細資料得在 3 個月前送到瓜國衛福部審核通過許可，MATMA 在美採購的藥品絕對不能過期，藥罐不同開封。若是到 Columbia 義診只能用在當地採購很昂貴的藥品 他們不歡迎外國買的藥物。義診前一天我們的藥品和醫療器材是隨團從美到瓜國，在通過其機場海關後，全部直接轉送到瓜國衛福部，再由第一夫人辦公室人員和臺灣大使館人員領出 行李再送到臺灣大使館開封，藥品需要小包分裝 準備第二天義診使用。看 3 千人次 我們得準備上萬份 10 天到 30 天劑量的小藥包，這是費時又乏味的差事。這次我們組了青年團隊 俊男美女 大約 16 人包括從台灣到瓜國年輕有活力的替代役男們。在大使館他們一群開藥罐把各種藥物分成小藥包，極有效率地做著忙著，驚奇的事 他們不抱怨也似乎不知道累，中午啃著炸雞喝著可樂仍有人在包藥著。其實他們雖忙，一群年青人談笑嘻哈，眉來眼去，一屋子的青春，沒感覺到累吧。我誠真的感激這些青年團員的參與，他們有舞有笑 使這義診多采多姿 同時從他們的奉獻努力中，我們看到了希望。

今年 7 月我參加 Tony Lee 李嘉晉醫師主辦的 Cambodia Medical Mission。一群 30 多團員，到離開金邊車程大約一小時的佛教寺院做 4 天的義診。現在柬埔寨仍是個很窮的國家，她的人民是溫和的 她的土地是美麗的。1976 年 紅色高棉當權 把全國所有城鎮居民驅趕到鄉郊，強迫集體務農，並屠殺所有知識分子。當政的三年八個月期間，全國五分之一以上人口死亡，超過三百多萬人死於饑荒，勞役，疾病或屠殺。看診時我幾乎看不到 40 歲以上的東國人民有笑容的。他們的眼神是傷痛和不安。許多病人是一隻腳的，有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Hepatoma with ascites, Respiratory Failure without Oxygen supplement。這次義診模式相近於 NATMA 的。我們的國際義診已超過 十年 經驗積累成相當成熟的模式，我高興李醫師在參與 NATMA 的 4 次國際義診後 熟悉我們的程續。當地寺院和政府機關安排許多中學生和大學生來幫忙，他們認真地翻譯，幫忙我們和病人溝通 盡可能地協助義診。我們的護士訓練他們學量血壓測血糖。他們認真的態度 風氣的談笑和無邪的笑容，我確信東國是有希望有前途的。這次義診給很多小孩族群打 Tetanus and Hepatitis shots。我們發出 1500 份當地的便當，一天 500 份，看他們排隊領便當和小孩們坐在地方共食，當是很感人的。李醫師夫婦準備了很多小玩具送給小朋友 通通有獎，他們一排排坐好 我們團員一個個分給他們 次序井然，大家歡喜。醫藥包裝和藥物管理散發由年輕團員主持，他們許多是來自 UC Riverside 的大學生。愛心是沒有國界沒大小沒老少的。很難得的 Dr. Tony Lee 和夫人，Dr. Flora Johnson 徐慶蘭，Dr. Joseph Yen 楊昀書，Miss Annie Huang 黃思屏，Dr. Bahar Rahnamayi 和先生 Ali Sobhani 都參加 Guatemala and Cambodia medical missions。

台灣為突破當前外交的困境，希望能經由南進辦公室 拓展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和外交。很希望 NATMA 能夠多到東南亞國家去做義診，他們會配合支持。2 年前沈裕明牙醫師和 NATMA 團隊到 Myanmar 做了一次很成功的義診，希望在不遠的將來我們能再一次到東南亞貧窮國家做義診，延續 NATMA 國際義診的傳奇！



Newsletter report in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瓜地馬
拉報紙上之報導



義診現場照片



義診現場照片

六、七〇年代到美國發展的臺灣醫師

作者 鄭瑞雄

我們從醫學院畢業的年代，臺灣的醫療尚未制度化。除了幾家大醫院外，沒有住院醫師的訓練。那時候，美國又缺乏基層的醫師，向外廣徵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因此當時的臺灣醫學院畢業生對留美趨之若鶩。但美國有些醫院把這些基層醫師當廉價勞工來用，當然有些醫院會真正訓練這些基層醫師，讓他們有學習的機會，變成很好的醫師。我們這些在六、七〇年代到美國的那批臺灣畢業的醫學生，現在大部分都退休了，從前往美國到退休，都經過不同的生活階段。

剛去美國是適應時期，要適應不同的美國文化，要學習他們的語言。美國文化和我們截然不同，有些雖然是生活細節，卻會不知不覺被美國人當成笑話。有一天在員工餐廳吃飯，飯後吃香蕉，我把皮剝開後就送進嘴裡，坐在旁邊的護士生拚命地笑，我不知道做錯了什麼。後來問了老美同事，才恍然大悟。我的同事向我解釋說：「香蕉剝皮後，要放在碟子裡，用刀子切成小塊，再用叉子放進口裡吃。你的吃法

很不雅觀。」他更進一步問我：「剝完皮的香蕉像不像男人的生殖器？把香蕉放進口中，像不像『口交』？」天呀！那時候我真是土包子，還不知道有口交那件事呢！

又有一次，我和另一位臺灣去的住院醫師，在醫師休息室聊天，一位老美醫師對他說不客氣的話，他怒氣沖沖要罵回去，但是不知道用英語怎麼罵人，脫口用了臺灣話 XX 娘罵他，老美莫名其妙，問我：「他說什麼？」我的英語比臺灣同事好一點，我告訴老美：「他要 fuck 你的母親。」老美笑笑地說：「我媽願意的話，我沒意見。」用三字經罵美國人，他們不痛不癢，還會消遣你呢！罵美國人最難聽的是 go to the hell (下地獄)、son of the bitch (狗的兒子)。

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也大不相同，青菜都是做沙拉生吃，有很多人吃不慣。有些蔬菜煮得很爛，好像小時候母親餵豬的菜，一點口味都沒有。吃魚時，把魚頭砍掉，切成魚片，不是炸就是烤，不像我們吃法多端，有清蒸、豆瓣魚、五柳枝等不同做法。他們不要的魚頭，我們把它做成沙鍋魚頭，是宴客的佳餚呢！總之，到美國後，對他們的文化、語言和飲食習慣，都要經過一段時間去適應。

我們當時到美國，是用交換簽證(exchange visa)出去的，五年受訓完畢後，要回臺灣兩年才能再去美國。當時，臺灣經濟蕭條，政治不隱定，大家都要想辦法住下去。同學相聚時，都在討論如何取得綠卡。少數未婚的，都想娶個洋媳婦，天經地義符合第一優先的條款，六個月內就可以改變身分，拿到綠卡，很快就變成美國人了。大多數的人都已婚，聽說當了美國人的父親後，也可改變身分，大家都拚命做人，同學、朋友間，弄境弄瓦的消息源源不絕。也有人說，申請學校去念書，可以改變成學生身分。太太在三年內生了兩個男丁，讓我當了美國人的爸爸，同時我也走了當學生那條路，去明尼蘇達大學念書。想起當住院醫師時，經濟尚不富裕，又加上前途茫茫，大家都過得很節儉，每次出去旅遊，都住在同學或朋友家，省點旅館費用，也增加了同學朋友相聚的機會。

一九七〇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開放給外國醫師申請綠卡，醫師們去留的憂慮也解除了，在訓練完畢後選擇開業的地點。幾年後，住豪宅、開名車的比比皆是。孩子們念小學了，媽媽們有些要送小朋友去學鋼琴、游泳、跳舞等課外活動。這些第二代都很爭氣，成績都很優秀，不辜負父母親的培育。中學畢業後，很多都進入著名的大學，後來不是醫師、律師，就是工程師等專業人才。這和家庭教導有關，但遺傳基因也是重要的因素，因為他們的父母親都是來自臺灣的菁英分子。

這些醫師們每天為生活打拚，遇到週末難得有時間，就去打小白球、釣魚，或者在家裡整理庭院割草、看電視。有時，想來個方城之戰，常常三缺一。一年有三、四星期的假期，到處旅遊散散心。忙碌的生活裡，時間過得特別快。

當年小倆口出國時年輕力壯，雄心勃勃，經過一番奮戰，三、四十年過後，變成白髮蒼蒼、齒牙動搖而視茫茫。孩子在婚後遠走高飛，最後還是只剩下老夫老妻。雖然當了阿公阿嬤，但一年難得見面一、兩次，含飴弄孫的機會並不多。孩子們結婚的對象什麼國籍都有，有些家庭都變成聯合國，那些混血的孩子長得特別可愛漂亮。

開業的醫師們都很成功，財源滾滾，已經累積了足夠的退休金。留在學術界的，也都當了教授或副教授，若要退休，學校都有優厚的退休制度。最後要面對的是什麼時候退休？退休後住什麼地方？這個要有多方面的考量，要住在和兒女較近的地方啦，要住在氣候較好的地方啦，或住在朋友較多的地方……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選擇賭城拉斯維加斯退休的醫師算不少，國防醫學院畢業的校友們，呼朋引伴，大約有四十位搬去賭城退休，其他學校畢業的加進來，也將近十位。本來在加州執業的，大概都會原地踏步，不會搬離加州了。

趁著現在還可以走動，應該到處旅遊，看美景、享美食。退休了不要憂心兒孫的事情，不能把幸福晚年寄託在兒女身上，要以自己的能力來安排晚年的生活。不要吝嗇，應該花就花，沒有用掉的錢，就不是你的。不要有一天走了，人在天堂，錢在銀行。

吳永吉, 帶著一袋愛心走天涯

作者:陳東榮

醫學的進展,越來越好,但也越來越昂貴,越深奧,對於世界上極大多數國家的窮人,不一定就因此受惠。所以他要以“更好,更便宜,更便捷”(Better, Cheaper and Faster)的三個原則,來研發醫學技術及用品。惟有這種”弱勢醫學”(Medicine for Disadvantaged),或”合適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才能真正為人類造福。吳永吉就以他的這種”弱勢醫學”觀,為世界各地的窮人,地雷受害者,帶著一袋愛心走天涯。

據說,埃及有個說法,人的成功需要兼具兩個條件。第一,“您的一生快不快樂?”第二,“您有沒有給別人帶來快樂?”

有了財富或地位的人,假如沒有替別人帶來快樂就不算成功,一個無所奢求的窮人以乞來的食物與他人分享,卻也可以是成功。從這兩個條件,來檢驗一個人生的意義及成就,的確簡單真實多了。

吳永吉是我高醫醫科第九屆(M68)的同學。從我認識他起,就覺得他是一位很有天份,很忙碌的人。在大學以前,他就很喜愛繪畫及雕塑,讀了很多藝術書籍,拜了在台灣最出名的雕塑家楊英風為師。為了減少家庭的負擔,他半工半讀,兼了兩個家教。他曾經找了我們幾位同學,大家輪流翻譯美國最出名之一的醫學史書,“西洋醫學史”。每期連載在林今開主編的”台灣醫界”上,可惜十幾期後,就因為經費關係中斷了。否則,也許今天我們可以有一本名著的譯本做紀念。

吳永吉除了補習收入之外,就是靠替人雕塑。有一次他替台灣的海軍陸戰隊,雕塑了一件勇猛的蛙人雕像,塑在營地,得到了好幾個月的生活費。1968年,他在高醫畢業,進入了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的骨科,接受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在骨科的訓練中,他體會到,台灣有這麼多的意外傷害,骨科可以把骨折接回去,把傷口醫好,但是對傷者活動及功能的復健,卻有力不從心之感。1971年,他來到美國的芝加哥,進入庫克縣立醫院(Cook County Hospital),當了外科實習醫師,接着就進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醫學院的復健醫學系,接受了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1975年,他加入了芝加哥復健醫學研究所(Rehabilitation Institute of Chicago)。西北大學的芝加哥復健醫學研究所,24年來在US News & World Report 每年的評鑑中,一直是美國復健醫學的最優秀中心。他在這中心的20年時間,不但在臨床上,幫助了許多病人復健,裝義肢,他也研發設計了很多簡單,低成本,高普及化的醫療技術及用品。包括一種很簡單,便宜,又不需要手套,就能自己使用的導尿管。讓許多半身不遂的患者,不必依靠護士或別人,可以自己處理。結果成了醫療器材中的暢銷品。他也設計了一種截肢手術後的斷肢端處理方法,使患者傷口復原更快更好。還有一個讓無法說話的病人,可以與別人溝通的對話方法。

他最重要的一項發明,就是一項漸漸被發展中國家廣泛應用的簡易義肢模具製造法。「真空成型」(dilatancy)的義肢製作技術是他在西北大學義肢矯具教學研究中心(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osthetics-Orthotics Center, NUPOC)及芝加哥非營利組織國際復健中心(CIR)研發出來的。

在替一位截肢的患者做義肢之前,先要做一個模型。這個模型一向是用石膏來做。石膏硬化需要時間,而且有些非洲國家要花錢進口,用過的石膏模不能再用也無法回收。所以他發明了一種技術,把斷肢端放在裝了細沙或塑膠粒的袋子中,然後把袋子關緊,抽出空氣,沙子就可以緊密相聚,在真空狀態中呈

現出硬度和可塑性，變成一個模具。做好義肢之後，袋子一開又是一袋鬆鬆的細沙，可以一再使用。而且材料隨手可得，對於世界上，無法享受高科技的病患，這是一項偉大的貢獻。

在芝加哥復健醫學研究所的 20 多年的臨床工作，他讓許多病人從傷痛的不幸中，站起來，走出去。得到了同事的稱讚，甚至醫院也聘他為董事。在美國，醫院的董事通常都是有錢有勢的人士，永吉卻是以他在醫學方面的成就，及他對社會的付出，令人器重。不過他並不因此為滿足。他覺得醫學研究比臨床服務，可以幫助更多的病人。在世界上邊緣的地方，有更多人需要他的幫助。

他也有一個久藏在心中的祕密，就是自從從事臨床醫學後就因為忙碌，而再也很少觸及的嗜好—雕塑、繪畫。在 1995 年，53 歲時，他決定從臨床退休。這樣就可以更自由地，多做復健醫學的研究，也可以再舉起他的畫筆及雕塑刀，更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幫助那些被忽略不幸的人。

在他退休的歡送會上，他的主任，Dr.Elliot Roth，說：“他幾乎是被同事們崇拜的偶像，他是我的導師，也是一位傑出的溝通者，雖然英語不是他的母語，但是他總令人感受到他的關懷及愛心。他更是一位嚴謹，有全方位思考的科學家。”

醫學的進展，日新月異，替人類減少了不少痛苦與死亡，但他認為，這些醫學科技也越來越昂貴，越深奧，對於世界上極大多數國家的窮人，其實不一定就會得到好處。所以他決心要以“更好，更便宜，更便捷”(Better, Cheaper and Faster) 三個原則，來研發醫學技術及用品。他相信，惟有這種配合當地特殊風俗□文化□資源條件的“合適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才能真正為人類造福。他也強調，要幫助一個人，與其給魚，不如教之結網，更要進一步教之養魚，這種幫助，才能源遠流長。

過去西方世界，幫助非洲國家，總是給予金錢，物資或工具，結果事與願違，不但造成了當地政府的貪污，更養成了人民依賴及惰性。他的復健醫學專長，讓他注意到了非洲，印度，東南亞，中美洲各地的地雷受害者。這些人都分散在偏遠的叢林，山區，農村，正是他以他的專長，可以幫忙的對象。所以他得到政府(National Institute on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13 年的研究金及慈善機構的協助，把這些“更好、更便宜、更便捷”的發明，在芝加哥國際復健中心(CIR)的組織下，到處去訓練當地的復健人員，以真空沙袋造模法，這項重要的創新技術，來造福落後國家的殘疾病人。

為了幫助那些地雷受害者，他僕僕風塵，遍走非洲，中南美洲的偏遠農村。在漆黑的夜晚，躺在蓋不住蚊子的帳子裡，徹夜難眠，為的是能夠多訓練幾位工作人員，來給那些地雷受害者重建人生。這幾年的付出，他受到了世界各地復健工作者的肯定與敬佩。2004 年國際義肢及矯具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為他設立了一項國際教育獎(Yeongchi Wu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ward)，每次在國際會議時，頒給來自落後國家，對復健教育有功的人員。

為了表示對吳永吉發明的真空砂袋造模法的尊敬，許多復健工作者，往往在他們的研究或成果報告上，特別感謝他的發明。美國醫師協會(AMA)，在 2001 年八月選他為傑出導師(Virtual Mentor)，在世界各地有不少他留下的感人故事。他的愛心不但幫助了很多地雷受害者，甚至動物也同享其惠。在泰國清邁附近，有一處由泰國皇家贊助的，世界第一座亞洲象醫院，Friends of the Asian Elephant (FAE) Hospital，院中有兩隻因地雷截肢的大象，經過多年的苦難，終於採用他的技術，重新得以走路。這個經過，被拍成一部記錄影片“The Eyes of Thailand”，得了十項大獎，流傳世界。

雖然他的雕塑天賦在他復健醫學的創新上，本就影響很大，但對個人來說，他在臨床退休後，能隨心所欲地重拾了久違的愛好，就是他最大的快樂。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蔡烈輝□許明彥及邱淑惠(先生是黃文淵醫師，M62) 在芝加哥設立了“胡塗畫會”。胡塗畫會雖名“糊塗”，但只在日常生活上和不關緊要的細節上享受那“難得糊塗”的片刻；他們在工作態度和藝術創作方面，卻是一點不含糊。他不但作畫還與畫

友蔡烈輝開班授課。一件件的雕塑及繪畫也從此陸續誕生。作品就在芝加哥的 Palette & Chisel Gallery 藝廊展出。

吳永吉這位同學，我敬佩，更以他為榮，他自己找到了快樂，也給別人帶來了快樂，不就是一位傑出的高醫人嗎？



2003 年底，蔡烈輝(Jack Nicklaus 的私人攝影師)，許明彥，邱淑惠(建築師及陶藝家)及吳永吉四位成立畫會。由蕭素珠(先生是許明彥醫師 M65)議，命名為“胡塗畫會”(www.whotoo.org)。



因地雷截肢的大象，經過多年的苦難，終於採用他的技術，重新得以走路。

回憶開業生涯

作者：林洪謙

好友李汝城醫師，在三、四月間來電話，邀我參加今天的座談會—開業醫師辛苦談。

當時以為區區一介開業醫師，實在沒有什麼好談的。但想起接近耳順之年，普普通通的開業生涯雖然沒有什麼心得，但也有點感想。況且「蜀中皆大將，也得有廖化」，這就是我現在站在這裡的理由了。

我是 1960 年畢業，在台大婦產科當過最後一屆的 Fixed Intern (這是編制外的化外之民？) 賺過一個月洋洋 150 元台幣的津貼。

25 年前離開住了六年，即可愛、又髒亂的紐約地區回台，再輾轉到現在開業的地方也已經第 23 年了。多數開業的校友很有辦法，大半 solo practice 吧。當年，我沒有錢也沒有勇氣自己搞。剛好中西部一小鎮有個 Multiple Speciality Clinic (傳科集體開業的診所) 要給我一份工作去當已經有的一位婦產科醫師的 partner。有 partner 是適合我找工作的性質，不過離開周邊的大都市起碼都二、三小時車距，這一點不是很 attractive。但想起「人間到處有青山」，又感謝內人嫁雞隨雞，沒說非紐約或 LA 不住。結果是「住京都」(久居皆京城)，隨遇而安，一待就待到現在了。

參加 Multiple Speciality Group 的好處是有現成的病人，不需全靠自己 build up，不同科間的 consultation 很方便。通常第一年薪水，第二年起按過去的 production 決定 compensation，也買股變成 partner，總比個人開業容易很多。但很多賺大錢的科，如骨科、ENT、眼科，...等不太願意參加這種 group practice，因為 overhead 高。我一向跟錢沒有什麼緣份，也就不考慮這些了。我喜歡只管醫療本身，而其他的雜務如向保險公司或政府機關申報的工作，僱有專人填打來分工分勞。我與我的 partner「當時的 arrangement 是產科病人算是共同的。如此我們輪流值班，才不致於每晚沒睡第二天仍照常工作，婦科則急診不多所以各自為政。

我已經遇了三個 partners，頭一位我 joined 的那位醫生，在第三年就跟隨 Meditation 的 Gum(教主)跑掉了。說我們擁有的東西，都是身外之物，都是不需要的，而去找尋他的幸福。其實他那時開的車是紅色的 Cadillac (以後知道他五十歲左右就去世)。再來的二位老美 partners 都患有「八年之癢」之疾，先後做了八年 partners 之後都離開。現在跟我在一起的是個年輕小伙子。

回想這些年頭，深深覺得在中西部小鎮，病人 99.99% 是白種老美幾乎沒有新移民的地方，黃面孔講英語有 foreign accent 的 F.M.G.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 要生存下去並不簡單。我想在座有些校友也有同感吧：總覺得他們有一不成文法，American graduate 尤其是白人，在證明不行之前，都假定是行的。F.M.G. 則恰恰相反，所以我們得比土生的美國醫生要多幾分努力，不斷地證明你自己才行。我們不管如何努力要 get rid of foreign accent 是 next to impossible。剛行醫時病人有時 complain 聽不懂我們所說的英語。communication 當然是一個很要緊的事，這只能不斷地努力了。

美國人也是三教九流，我的病人是 mixed population，如鎮上最富有的電話公司所有人的夫人是我的病人，但我也看很多美國醫生拒看的貧病者 (public aid)。不過平心靜氣而言，美國人是比較 open minded。只因你是 F.M.G. 所以不來看你的，大概是極少數。反觀台灣，除在教會醫院裡任職的外國醫師外，如有人在台開業行醫，會是一件簡單的事嗎？

我的分野—婦產科，既是 primary care，也是 specialist，所以有些病人是靠別的醫生 referral 來的。當我 in between partner 獨當一面時，我覺得他們都會 refer 病人給我，但一有美國人的 partner 或外面有獨立開業的美國醫師時，幾乎都會見風轉舵。這種事我都司空見慣，當作人性使然。總之病人的來源得靠自己。行醫最重要的是 practice good medicine, keep up with current medical knowledge，真正關心病人就會贏得病人的 satisfaction，這些人就會 reference 給別的病人。

美國的開業雖在小鎮與大學的 academic medicine 不盡相同，但也不能差得太多。以今天的媒體之多無孔不入，又美國民智極高，所謂 standard of care 是 national 並不是 local。病人有期待 perfect result 的心態，又有 constant threat of malpractice suit (有個不是笑話的笑話說，要是子女不被哈佛大學錄取可以告醫師，沒有給他們生好)。因此看病人要很小心，所有電話裡的會談都要記錄。有時光是一個 office call 病歷幾乎要寫一整頁。

幾年前在 Atlanta 參加一年會時碰到一日本的藥商，他曉得我在這裡開業，對我說：「先生，苦勞」意思是說我過去辛苦了吧！我依照英語文法說，過去辛苦了，現在也辛苦，將來更辛苦，哈哈互笑。

美國的小鎮，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以我住的小鎮來說，人口雖只有兩萬(郡的人口是五萬)，但所佔幅地相當大，東西約五英里(八公里)等於台北員山動物園到台大校本部的距離，所以幅員有舊台北市大小，有十個公園，都大到有棒球場、網球場、游泳池等，鎮上任何地方停車都是免費。economy 是 diversified，有各種沒有煙囪的工廠(clean industry)與周圍的廣闊的 farm land 形成 mixed economy。經濟穩定，沒大起大落，我們的房子也一直不漲價。一直在這裡看病人，就是 public aid (不付錢的窮人也稱呼 Mrs. Smith, Miss Johnson....對待他們跟別人一樣，不像台灣的大醫院以號碼代替人名。

現在使用的醫院是 1977 年才蓋的 200 床的 Health Center，佔地 75acre(1 acre 約 1210 坪)。去年開始 25million 的擴建，一切還蠻 modern，有 CT scan, MRI, medical oncologist, radiation oncologist, 與 surgical oncologist 等。麻雀雖小，可說五臟俱全。

住久了才曉得，要到這種地方開業，他們不輕易採用 F.M.G 醫生，這是第一個阻礙。他們最想要的是白種土生土長的老美，除了血濃於水外，期待人人講跟他們一樣的英語，也可能懷疑外國教育的程度，深深覺得在這種地方開業要用心的地方很多。

至於很多人關心的 managed care，對我個人可能影響不大。我們的 clinic 已經有一小 HMO，還有 contract 看其他 PPO, IPO 等，所以 managed care 病人的比例已經相當高。我們這家醫院正向 state 申請設立自己的 HMO，要是批准，參加也是必然的事。

在此開業多年，發現在小鎮開業的醫生和大都市或 suburban doctor 有一大不同點是，小鎮的醫生都不大走動。一般說來 vacation 頂多拿二、三星期，多數是去 hunting or fishing。倒是 F.M.G 醫師 Vacation 時總是遠走高飛，但當開業醫師的 availability 很重要，常常不在，對開業醫有不好的效果。尤其產科是 continuous care，不只病人期待你接生也有 legal responsibility。就因如此，我本身從沒有想過要 solo practice。

雖然在這 high tech medicine 的時代，我覺得 history and physical 還是我們的 base，對 cost containment 要大家關心，我們要兼顧醫學的兩輪 science and art, practice 真正關心病人的 human art。

有人說醫師的黃金時代已過，但仍有許多可發展的機會。喜歡 academic medicine 的大學仍需要此種人才，如對長年的學術研究工作沒有興趣的，社會仍然需要在第一線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員，當開業醫師還是可為的一途。又有人耽心 managed care 全民保險的來臨，此變應不驚，just do our best，相信仍有合理的報酬。

人生的成功，有各種不同的準繩，不管你怎麼走，到終點時希望 everyone succeeds in his or her own way。



李伯寧醫師的故事

李伯寧獲聘執教哈佛大學醫學院

專精整型外科矢志幫病患恢復美麗與信心

作者 施長要

進哈佛大學，是莘莘學子的夢想。然而，眾所週知，進哈佛大學不易；進哈佛大學醫學院更不易；而尤其困難的，莫過於到哈佛醫學院任教。

儘管困難度極高，但紐約市大布碌崙學院教授、金鷹學院院長李清澤的公子李伯寧(Bernard Travis Lee)醫師，憑著精湛的整型外科醫術而獲聘哈佛醫學院教職，親友聞訊咸感與有榮焉；「雛鳳清於老鳳聲」，做老爸的李教授更是欣慰萬分。

李伯寧不是哈佛大學的校友，而能進哈佛教書，這是台灣某些講門派的大學所難以想像的。然而這正是哈佛大學所以成其大、克享盛名的原因，也是美國大學開闊、包容之所在。

可貴的是，李伯寧完成專科訓練後不為新州某私人醫院高薪引誘，而寧願選擇收入少許多的教職。

李伯寧說，做醫生不能只為賺錢，如果無愛人、助人之心，到頭來會成為金錢的奴隸。「我之所以選擇去哈佛醫學院教書，主要是我對胸部及手的細微手術(microsurgery)非常有興趣。哈佛醫學院在這方面的設備堪稱世界一流，而且資源充足，可讓我在這方面做臨床手術外，還可做科學研究。師資上，雖然胸部整型只有我一人，但在 microsurgery 方面，有優秀的同事可以互相切磋，學習更多的醫術；其次，走學術之路，可以教學相長，而且作育英才是很快樂的事。」

李伯寧去哈佛是當初未曾計劃的。原本母校塔虎脫(Tufts)醫學院要他回去，新澤西那家私人醫院也向他招手，但篤信基督教的父母親告訴他，到哈佛是「上帝給你的，你要到上帝指引的那個門。」此話益堅定他的選擇。

何以會有到哈佛的因緣？李清澤夫婦得意的笑著說，伯寧塔虎脫醫學院畢業後，在該校醫院接受外科訓練五年，獲最佳總醫師獎；隨後又到愛因斯坦醫學院專攻整型外科兩年，由於表現傑出，榮獲最佳教學獎。他開刀為其他醫生的兩倍快，手又輕巧，深得愛因斯坦醫學院系主任 Strauch 的賞識，稱他為「五星級」的醫生。

在學術上，李伯寧論文曾發表於 Journal of Hand Surgery，也曾到加州參加乳房重建(Brast Reconstruction)會議。因此當哈佛大學醫學院對外開放求賢時，Strauch 就主動推薦李伯寧，並告訴哈佛當局：「你們再也找不到如此五星級的人才。」後來哈佛也面談了一些應徵者，果然無人出李伯寧之右。

當面談被問及是否做過手的手術時，李伯寧回答：「這三個星期已做了十幾隻手的手術」時，面試的教授認為他經驗豐富，不必多問了。

李伯寧到哈佛要挑胸部整型的大樑，他說，婦女割除乳房後，新派的整型做法是用腹部的肌肉去填充，如此須接合血管，並且要做得完美。一般外科著重於功能的恢復，只要身體的功能恢復正常，就算大功

告成。而整型外科，則需進入心理層面，顧及病人的心理感受。手術後功能即使已無問題，若美觀不足時，病人仍然會悶悶不樂，心情低落！

整型的美觀、美感在外科上是難度相當高的挑戰，除了手的輕巧外，在手術前，醫生對臉、胸、手等部位的認知圖形(cognitive map)，必須在心理上建立起來，並對各部位的三度空間，有詳細的路徑圖(road map)，如此開起刀來才能事半功倍。精於此道的李伯寧說，他在這方面非常有興趣，是他為何選擇整型外科的原因。

其次，李伯寧進一步指出，胸部整型對於女性病人的重要性，非常人所能理解。一個乳癌病人割除了乳房，其心情的複雜無異剝奪了她的第二生命。因此，替她做完美的乳房整型，讓她恢復信心，將有助於她健康之恢復。

台美人任教哈佛醫學院，李伯寧不是第一人。但在整型外科方面，他是第一人。他已於七月一日遷居波士頓，將於十五日正式執教。他行前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希望終身在哈佛任教。

李伯寧生於德州奧斯丁(Austin)市 Travis 郡，因此名字中以 Travis 為中名(middle name)。他從小就是很特殊的孩子，由於母親李林榮峰學圖書館出身，因此培養他從小喜歡閱讀的習慣。甫兩歲半，李伯寧就申請到一張借書證。他媽媽說，那時圖書館員告訴伯寧，若他會簽自己的名字就發給他借書證。說來也許讀者不會相信，李林榮峰說，有了借書證後，小伯寧很努力借閱圖書，每個月平均看了二十幾本書。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小伯寧四歲多就讀完兒童版聖經，懂得天文星宿的名字，而且只要他能發出音的英文字，他就能拼出字來。其父李清澤教授說，玩拼圖遊戲時，伯寧一看，就可隨手把圖塊放在正確的地方，「很有空間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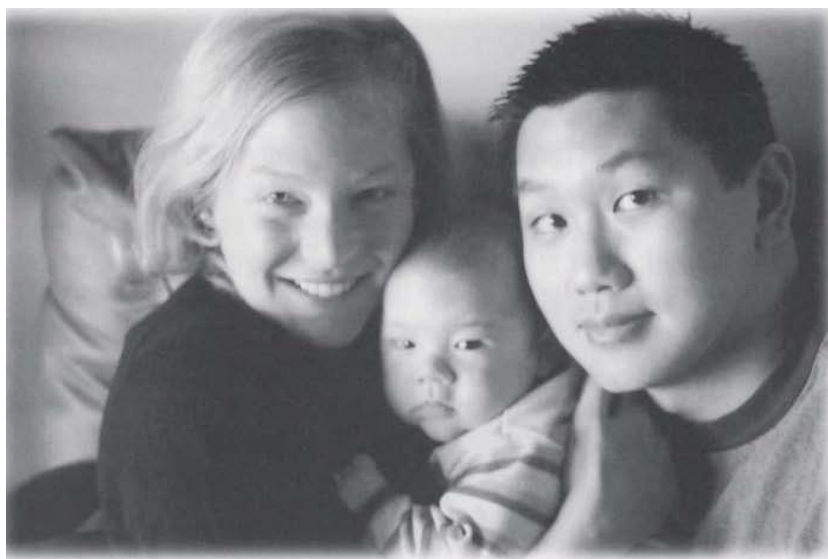
一九七九年，李清澤返台大任客座教授，八歲的伯寧跟著回去，先入台北美國學校就讀半年，嗣後進銘傳國小唸一年級下學期，開始學國語（中文）。唸了一學期，因覺得沒興趣，於是要求跳讀五年級。令父母親難忘，而且津津樂道的是，他寫了一篇「我的父親」的作文，老師的評語是：「文章通順，骯髒」，因為小伯寧作文簿上墨漬斑斑，髒兮兮也。據說，他寫那篇作文遇有困難時就求教阿嬤。後來，參加作文比賽，題目是「有志竟成」，他得了獎，作品貼在校長室。從此以後，學校老師勉勵同學們以他為榜樣學作文。

故事聽來很神奇，但如果你曉得他五年級那年，就看得懂，並記得住「射鵰英雄傳」的故事，你就不會詫異。五年級結束，全班六十三人，李伯寧是第十三名。那年暑假，伯寧隨父母回紐約布碌崙。不能唸六年級，而「留級」再唸五年級，由於英文不佳而被編在「放牛班」（壞班）。他為此而不高興。然而不久之後，老師們都發現他與其他孩子不一樣。有愛心的老師還特別買智力測驗的書想教他。不料其中的數學題目，母親需用代術演算，而伯寧卻一看就能說出答案。

六年級畢業，學校推薦他投考亨特中學。高中畢業，他沒申請長春藤大學，而上父親執教的布碌崙學院，唸三年即畢業。因為其父對該校有信心，使他兩兄妹都唸該校。伯寧的妹妹也唸醫，目前為加州洛杉磯大學(UCLA)醫學院著名 Neuropsychiatric Institute 的精神科住院醫生。

台美人子弟想當醫生的很多，問他可否給後學一些建議？他說，首先必須有愛人、助人之心。若想致富，不如去做生意。其次，大學時代最好修一些人文方面的課程，使身心靈平衡發展；而且，人文訓練常有助於了解病人的心，醫身必須兼醫心。第三，成績固然重要，課外活動也不能忽視。才藝、體育若有突出表現更好。想學醫，不一定要進長春藤大學。重要的是，選一所你能發揮長才的學校。跟著人潮一窩蜂的唸醫預科(Premed)，並不一定是學醫的最佳途徑。第四，如有機會的話，最好跟執業醫生實習兩天，這樣可對醫生的職業、生活有進一步的認識，將有助於選擇。

李伯寧的太太李必寧(Britt Stockton)擁有免疫學博士學位，後來又畢業於塔虎脫醫學院，也是外科醫生，剛完成康乃爾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兩年住院醫生訓練。她目前待產中，預產期是八月十七日。她以先生的成就為榮，問及她的未來計劃如何？她笑著說：「只想當媽媽」。



李伯寧、李必寧(Britt)與李博德(Brodie 生於 2003 年 8 月 13 日)



李院長與愛孫

台美人的榮耀 (Pride of Taiwanese American)：賴明詔校長

作者 林秀美

2003 年，SARS 肆虐臺灣，「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博士回國主持研究團隊，窮廿多年的研究成果，並站上第一線宣導防疫，因而聲名大噪。1968 年畢業於臺大醫科，1973 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分子生物學博士，並即應聘南加大。賴明詔博士畢生鑽研冠狀病毒及人類肝炎病毒，發表逾 300 篇 SCI 論文，為國際公認 RNA 類病毒最頂尖的權威之一。2007 年 2 月出任成功大學校長迄今。

在臺大：分子生物學啟蒙

自稱是平凡的好學生，沒逃過課，有點遺憾，也幸好沒浪費青春，廣泛閱讀，學小提琴，打排球和田徑校隊…。父母的期望和當時社會的期待一樣：當醫生，娶美嬌娘，但並未限制他隨興發展，才有「冠狀病毒之父」的誕生，造福全人類。

之所以立志當科學家，係受伯父賴再得教授影響。賴教授執教於成大化工系，曾任教務長。小時候，伯父曾告訴他為人師者如何教書、怎樣的栽培學生才是好，並強調耐心第一；賴明詔當時心裡想「大學教授就應該像他這樣」。

1961 年被保送臺大醫科。他那一班藏龍臥虎，同班同學陳定信、宋瑞珍、林俊龍、黃富源日後都是各大醫學院醫院院長。一、二年級在校本部上課，還能經常聽音樂會、參加臺大交響樂團，過了兩年很愜意的校園生活。三年級起回到醫學院上課，課業加重，然當時臺灣的科學水準仍低，能參與的研究工作不多，所幸老師仍用心翻閱書籍，傳授最新的知識給他們，如細菌學科的楊照雄教授，讓他更堅定從事基礎醫學研究的決心；可見老師足可影響一個人的一生。

他的分子生物學啟蒙師是黃秉乾及黃周汝吉院士。大三暑假，當時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從事研究的黃秉乾、黃周汝吉博士夫婦回國，在教育部主辦的暑期研習營講授分子生物學，讓他對 DNA 及 RNA 所創造的生命現象著迷不已。1968 年他以第一名成績畢業，進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深造，展開他病毒分子生物學的職志。

開新猷：冠狀病毒＋肝炎

病毒是最簡單又具有完整生命現象的個體。1960 年代科學家發現有些病毒可以在動物身上引起癌症，人類的癌症很可能也是經由同一途徑而來。他拜「病毒大師」Dr. Peter Duesberg 為師，兩人後來共同發現致癌基因 src（取自 sarcoma 腫瘤一詞）。由於研究表現殊異，取得博士學位後，立刻為南加大醫學院微生物系敦聘，10 年後升任正教授。在南加大任教逾 30 年，教學與研究俱卓出，2008 年獲頒終身成就獎。

1973、74 年間，為瞭解多發性神經硬化症病因，與南加大神經科教授合作進行老鼠肝炎病毒研究，才轉而聚焦在冠狀病毒（Coronavirus）。老鼠肝炎病毒為冠狀病毒的一種。1980 年起，他陸續發表論文探討 RNA 轉換（recombination）的現象、RNA 基因的全部 Sequence 等，1991 年率先繪製出老鼠冠狀病毒基因序列；屢創新說，1981 至 2000 年間論文為最被高度引用，無人出其右，就此奠定宗師地位。

在冠狀病毒研究領域，他是始祖、也是權威，對 RNA 病毒—人類 C 肝與 D 肝病毒的研究更是。他發現 D 肝病毒 RNA 基因構造與性質，對於造成臺灣高肝癌率的 C 肝病毒也著力甚深。由於 C 肝病毒難培養，一度讓研究陷入瓶頸，他轉而從臨床尋求突破，他觀察到 C 肝病毒會引起淋巴癌等自體免疫疾病，於是取 B 淋巴球癌細胞成功培養 C 肝病毒，從而發現 B 淋巴球癌細胞會活化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表現，使一氧化碳增加、破壞 DNA，導致細胞癌化。

這位病毒分子生物學前驅，在冠狀病毒、C 肝及 D 肝病毒的研究上不斷闢新猷，成就卓越，獲獎無數，1992 年與大學同學陳定信同時當選中研院院士，2002 年當選美國微生物學院院士、2008 年南加大終身成就獎、2009 年獲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終身成就獎。

在學術生涯巔峰之際，受李遠哲院長誠意感召，2003 年回國擔任中研院特聘研究員兼副院長，主持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並與陳定信教授共同擔任國科會 SARS 專案研究小組副召集人（李院長為召集人），集 30 年功力抗煞，頓時成了家喻戶曉的聞人。他感謝有機會貢獻所學，強調追求未知的領域即上游研究（Basic research）是興趣所在，「只要做有興趣的東西，就會成功」，莫一味追逐熱門，他鼓勵有志於學術的年輕人可從腦神經科學、資訊、能源、宇宙、氣候、人口問題等議題找尋切入點。

成大人：21 世紀傑出領袖

2007 年 2 月 1 日出掌成大，堪稱是臺灣最富國際聲望的大學校長。成大前身為 1931 年成立的臺南工業學校，1956 年改制，現有校地 180 多公頃，臨近南科，在材料、機械、光電、航太和生醫研究均卓有成果，只是僻居南部，資源少，也缺少參與度。有鑑於此，賴校長上任後積極透過媒體提高成大在國內外的能見度，成功行銷成大。

教育是大學最重要的使命。他說成大人的專業能力及團隊精神向來深受好評，蟬連「企業的最愛」多年，但成大人不能自滿於此。他以哈佛和 MIT 作比較，MIT 有頂尖的專業人才，但永遠屈居哈佛領袖麾下。所以，成大人要超越自我，以成為企業的領袖、傑出的領導人自許；為此，他為成大設定了新的教育目標，即通識博雅：4Q 兼備（情緒 EQ+倫理 MQ+態度 AQ+智商 IQ），有人文藝術、音樂的素養，有跨領域的知識、國際觀，有創意，並對社會有關懷的領袖人才。

他的具體作法有：提撥鉅額經費予通識中心，推動減少重複課程與必修學分，讓學生多選擇跨領域課程。2008 年設立教學卓越教師學會，獎勵教學優良教師。而為了吸引更多優秀學子就讀，他主張 early decision，提早免除高中生升學壓力，同時積極美化校園，營造學習環境。

近年，新建築如奇美樓、社科大樓、成大醫院第二大樓、校友中心、綠色魔法學校等，如雨後春筍般矗立，教研軟硬體設施大為充實，另一方面，透過藝術中心、博物館、音樂會、咖啡屋的活動，讓向來陽剛的成大，也開始散發文藝氣息。這位小提琴手校長以「重現劍橋的光與影」勾勒成大校園的人文景致。

新大師：以 Cluster hiring 建立團隊

咖啡時間不只是咖啡時間。奇美咖啡館的「成大扣門」，提供師生與社會人士交流的場所，他要透過「一種不刻意規劃、不按牌理出牌的偶然，在不經意中激盪出智慧火花，偶然點亮新的視野」，他想像，「也許那一天，在成大人的咖啡杯中掉進一顆牛頓的蘋果，因而觸發了新的知識革命」。

這是他對成大的期待。他說「研究是貢獻給人類的知識資產，還要能直接應用在提升社會經濟或人類生活品質上」，意即 SCI/SSCI 論文和產學合作同等重要。以工學院起家的成大，在臺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的評鑑結果，工程學排名 30，保持臺灣領先，而替代性能源研究排名 19、材料科學排名 52，也具有一定優勢，至於生醫、能源、人文社會等跨領域合作則是 he 戮力加強的重點。

而他的策略是「先有大師、後建大廟」。他說有規模且有整合的團隊才是致勝的武器，邀請國際級大師形成具影響力的團隊，就能吸引更多傑出年輕人參與。南加大提出「美金一億元」計畫延攬 100 位大師，以 Cluster hiring 方式群聚同領域專家如海洋生物，有效提升研究水準。他也效法，聘請擁有雄厚國際人脈的馮達旋博士擔任副校長，陸續延攬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來成大擔任講座或演講，如化學獎 Aaron Ciechanover、Rober H. Grubbs，醫學獎 Oliver Smithies 以及美國科學院院士生醫工程領域大師 Britton Chance 等人。

他站在高點，不以國內大學為競爭對象，他說，我們不追趕臺大，而是跳過臺大，躍上國際舞台，面對全世界。

國際化：站在世界舞台上

教育部的五年五百億計畫，對向來資源短缺的成大而言，是一場及時雨，賴明詔校長以 20% 經費用於支持標竿性計畫，建立核心實驗室，有效打開知名度，從而爭取更多資源。現有 9 個學院，學生人數約 2 萬 2 千人，教師人數約 1,300 人，是全國僅次於臺大的綜合性大學。2009 年上海交大排名也由 350 名晉升至 262 名。

排名不是教育目標，但是外界認識成大的一種指標。他指出，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之所以名列前茅，係基於其國際化的優良表現，所以，他任內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即推動“國際化”。除前述延攬諾貝爾大師以吸取新知與技術外，國際化也意謂著拓展宏觀視野及對多元文化的理解，他鼓勵師生出國交流，同時積極招收國際生。賴明詔表示，世界一流大學的外籍學生占 10~20%，臺灣的大學僅有 1~2%。成大近年快速增加至 500 人，比例已是全國最高，但也只占 2.5%，仍有待努力。

畢業生的素質和校友的終生成就可以瞭解一所大學的品質，是衡量大學成就和精神的最佳標竿。賴明詔校長對成大人踏實、凝聚力強、樂於回饋的特質深表激賞，所以廣邀校友返校擔任 mentor，而他的施為也普遍獲得校友認同，紛紛慷慨解囊，如鄭崇華捐款 2.5 億、吳澄清捐款 1.1 億，他還以一曲小提琴獨奏募得 200 萬元。

每天清早出現在成大操場，賴明詔校長每日晨跑 6 千公尺。他認為有健康的身體，更能提高學習能力，於是要求 2009 年以後入學生必須跑 3 千公尺才能畢業；他認為音樂能啟迪心智，有益於提升人文素養，於是在新生入學和畢業典禮上，與奇美企業許文龍董事長組成弦樂二重奏；他認為臺灣要更有競爭力，惟有從教育著手，所以回國，在成大推動諸多創新變革。「與其繼續在美國發表論文，還不如回到臺灣幫助年輕人來得有貢獻」，他說這是他人生重大而有意義的決定。



賴明詔校長深信音樂對陶冶人文素養的必要，經常在成大演奏小提琴。



熱愛學術研究，畢生投注於冠狀病毒研究，終成一代大師，圖為 1975 年於南加州大學實驗室。

從白袍到黑袍：牧師醫師 蔡茂堂 From White Gown to Black Gown ,Pastor/Medical Doctor : The Story of Dr. Mao-tong Tsai

作者 羅以

一扇窗的開啓

蔡醫師自稱一生中有兩個人物對其影響很大：一位是父親，一位是蘭大衛醫師。

其父一生顛簸。做生意失敗，中年又喪偶，一般人在如此打擊下，多是自暴自棄、鬱鬱而終，但其父親依然熱愛生命、努力地活著：蘭大衛醫師是英國人，本為英國國家內科學院院士，有美好的前程和優渥的生活條件。但他放棄這一切，漂洋過海來到異國的窮鄉僻壤，盡一個醫師的天職，是個令人敬佩的醫者。蔡醫師說：「我在這兩個命運完全不同的人身上，看見相同的一件事——他們都敬畏上帝。」

蔡醫師說他雖然從小「泡」在基督教的环境，但是也發現基督徒有許多不令人滿意之處，所以一直是個心不在焉的「掛名基督徒」。直至高中時，有一次和弟弟吵架，吵得十分激烈，蔡醫師說：「甚至想拿刀砍死弟弟。」就在那一瞬間，他突然發現，自己並非像自己所想，是一個完美的人，雖然功課唸得好，每次都拿第一，但竟然像個殺人犯一樣，想把自己的弟弟殺死！這樣的衝突讓他領悟到自己也是需要「被赦罪」及「救贖」的。自此，他才真正接受了耶穌基督。

跌破眼鏡的選擇

一九六八年，蔡醫師自彰化高中畢業。當時保送大學得靠各高中學校推薦，因此各科表現傑出的蔡醫師，自是學校薦保的候選人之一。惜最後因體育成績不夠好而錯失保送台大醫學系的機會，蔡醫師當時曾非常憤慨此事。但同一年教育部宣佈廢止保送制度，全面舉行大學聯招，經過激烈競爭後，還是考進台大醫學系，這個他衷心企求的科系。他表示：「別人說，這實在是一個很不錯的巧合，但我自己覺得：這是上帝伸出祂公義的手，介入我生命當中。」

一九七七年，服完兩年兵役後，回到醫院面臨選科的抉擇，史懷哲所著的「剛果之光」適時地幫助了他，蔡醫師看完這本書後，不斷地告訴自己：「要去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因此蔡醫師雖以台大醫學系第一名畢業，但他卻不選擇走往常第一名所走的路，反而跌破大家眼鏡地選了另一條路——進入精神醫學的領域。當時以第一名畢業的成績選擇冷門的精神科是相當令人意外的。然而，後來蔡醫師的選擇，更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一九八一年，一群醫療人員組成「路加傳道會」，蔡醫師正是其中一員。後因恆春基督教醫院缺乏醫師，故以差派宣教士的模式，將蔡醫師差派至恆春基督教醫院。蔡醫師說：「基督信仰是個同儕間互相砥礪的信仰，下恆春是想去建立一個醫療傳道團體。雖然從全台灣最大的教學醫院去到南台灣一個小醫院是有許多要適應的，但是，在治療病人生理的病痛之中，看見病人心靈因信仰得到滿足，而能減輕生理上的痛苦，是我最大的安慰。」

當時，恆春正計劃興建大樓。有一次蔡醫師開車載著幾位同仁外出募款時，意外發生車禍，一位同車的女同事在車禍中喪生。檢察官提出告訴，告他過失傷人致死。在這段法律糾紛中，他受到大家的關愛、撫慰，最後雖獲判無罪，卻難掩內心的痛楚。這位喪生姊妹是家中獨女，父親為台東延平的牧師。她的父母不曾怪罪他，還接納蔡醫師妻子去當乾女兒。對蔡醫師而言：「我的信仰告訴我，創造宇宙的主宰為了愛世上的人，犧牲他兒子的生命。在這件事以前，我覺得這像個教義，但經過這事後，我覺得自己正是以生命經驗去體驗這個信仰。」

守護病患的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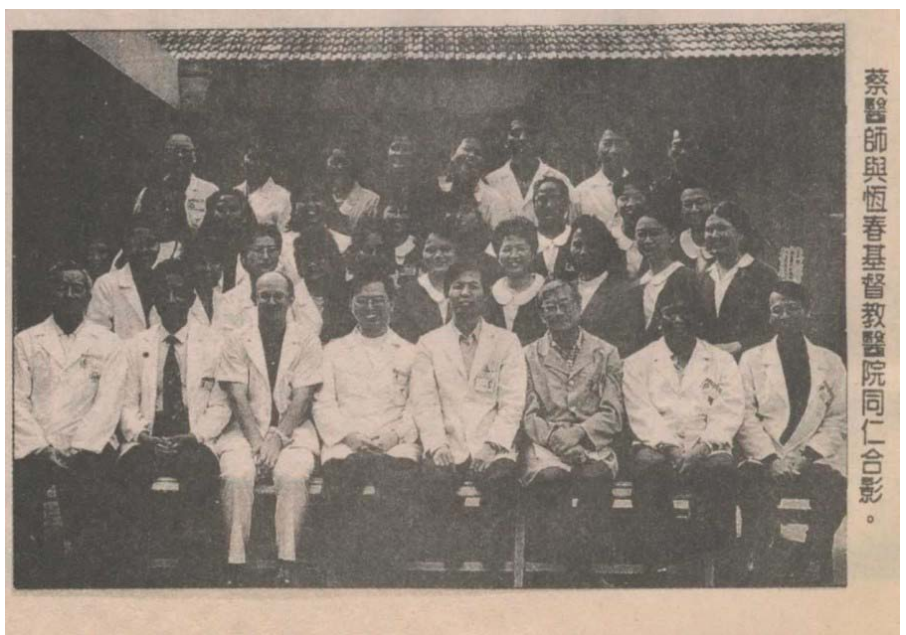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路加傳道會派蔡醫師到美國富勒神學院進修。兩年後蔡醫師拿到宣教學碩士，回台積極從事醫療傳道事業。除了在馬偕醫院門診，他也穿梭巡迴在各基督教醫院之間。一九九一年蔡醫師再度赴美台福神學院進修。那段時間，接觸了美國安東尼教會，該教會缺乏牧師已很長一段時間，力邀蔡醫師留在該教會擔任牧師，蔡醫師終於在一九九二年赴美。北美的民衆很有獨立判斷的自主性，對牧者的要求也多，會直言指出牧者的錯誤，但他並不畏縮，反而認為這是很好的鞭策與挑戰。

神學與精神醫學的牽線人

除了在教會的工作，蔡醫師一直想作的事是在神學與精神醫學或心理學之間作溝通、對話。長久以來，這兩大領域相互極不友善。宗教界認為心理學是魔鬼引誘人遠離神的工具；精神醫學界認為宗教信仰是人類集體的精神官能症。蔡醫師認為神學是「經由觀察、思考有關聖經上記載之歷史事件，而獲得關於上帝、人類及其關係的知識。」而心理學是「經由觀察、思考有關人類行為而獲得關於人類之知識。」二者都是關心人類，所以有交集，但是也產生了衝突。

科學是尚未被事實資料所推翻或未被更佳解釋所取代的假設。基督徒憑著信心相信宇宙中有一位造物者，再由聖經中去認識這位造物者的屬性及其和我們的關係。不相信有上帝的，也需要信心，科學並不能證明沒有上帝，造物者存不存在並不能用我們的科學來驗證的。不信有上帝的人，並不見得較科學，兩種人同樣都必須憑著信心建立自己的大前提——有神或無神。

蔡醫師希望能在神學及精神醫學間作整合，以他在二大領域間的投入，相信在他所敬畏的上帝面前，會得到更多的祝福。蔡醫師的選擇一直出人意外，但相信一定不會出神意外。



高銘憲醫師 視病如親

作者 吳淑梅

當你躺在冰冷的開刀病房、心中正忐忑不安時，你的主治醫生能夠握著你的手，陪伴鼓勵你，直到你微笑安心被麻醉睡著了，那你該是多麼幸運的病人！我的婦產科醫師高銘憲就是如此慈悲體貼的醫生。我在 43 歲高齡懷了老二，因為第一胎難產痛苦的經驗，特別找到了高銘憲醫師。高銘憲醫師被稱為聖路易三大有名的婦產科大夫之一。他是教會長老書記，我是無名小卒，而我們相識不深。但當高醫師知道我的憂慮時，他馬上一口就答應為我接生。

生產時，他握住我的手，慈祥溫和鼓勵我，並詳細指導我如何吐氣呼吸用對力量，我很快順利生下老二。當我回過神來，發現整間手術房站滿了年輕醫生們。原來，他平日只處理婦癌科的疑難雜症，已多年不為一般產婦接生。他是全院的第一把刀，所以許多醫生都慕名而來觀摩他如何接生。我常對老二文軒提起這件有趣的事，告訴他是如此幸運特殊，除了高銘憲醫師破例為他接生外，還有數十位醫生一起迎接他降臨世上。

高銘憲是密蘇里州大聖路易地區十分著名的婦科癌症專家。他早年是台大外科醫師，1964 來美後相繼擔任全美排行第八名的巴恩斯猶太醫院（Barnes Jewish Hospital）婦癌科主任、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終身教授。華大醫學院設有「醫學名人榜」，每五年由在各地執業的華大畢業醫生選出一位對他們影響最深遠的老師。高銘憲的名字被刻在這名人榜牆上，也是第一位亞裔醫生上此名人榜。

他的臉上永遠掛著誠摯喜樂的笑容，對待病人和藹親切，仔細耐心，一點也沒有大牌醫生的架子。和高醫師一起在手術房工作的護士醫師都知道，高醫師總是盡可能比麻醉師早到開刀房，先探視病人並握著病人的手，直到對方進入麻醉沉睡。他覺得，在陌生的開刀房內，病人只認識他，所以一定要在病人還清醒時，由他先來安撫慰問病患。40 多年來，他教出 400 位婦科及婦癌科醫師，仍然遵行他的教導。

他的病人朋友何美秀回憶說，她和先生林朝卿剛到美國時開外賣店維生。後來在沒有保險下意外懷孕，她驚惶失措六神無主，找到高銘憲商量是否要拿掉小孩。高醫師勸何美秀留下嬰孩，也不在意何美秀沒有保險，從頭到尾為她作產檢，並且以低廉收費幫她接生。

去年何美秀的丈夫突然過世，高醫師在五分鐘之內第一個趕到何美秀的身旁，安慰陪伴她。當天半夜，高醫師竟然不辭辛勞，到機場去接何美秀在外地讀書、也就是當年高醫師接生的小女兒。高醫師親自帶著何美秀的小女兒到太平間，讓她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希望藉此能安慰這位傷心的小女兒。高醫師的作為已不是「仁心仁術」幾個字可以形容的！

他出生在台北縣山佳，從小生活貧困，父親以小店賣糖果、開計程車維生。小時候父親也曾帶著高醫師在台北火車站月台上，背著籃子兜售零食香菸，以賺取蠅頭小利。但父親在窮苦中卻重視教育，教導他學問的重要和作人處世的道理，父親的為人對高醫師一生影響巨大。他一路半工半讀，擔任家教賺取生活費用，順利完成台大醫學院訓練。憑著過人的才華，堅強的毅力和盡善盡美的自我要求，高醫師先後榮膺全美最佳的醫生「Best Doctor」、最佳的癌症醫生「Best Oncologist」等榮譽。但是他一直保持著純樸誠懇、平易近人的赤子本性。他特別告誡女兒、孫子們絕對不可以看輕窮人，更不要因為職業的貴賤而厚此薄彼，就因為高醫師出身清寒，所以他更有愛護弱勢、視病如親的胸襟。

高醫師不忘回饋故鄉。他為協助台灣建立馬偕醫學院，從 1999 年到 2009 年，不辭辛勞義務擔當籌備處主任，以近 70 歲高齡，前後往返美國台灣達 120 次之多。他白天上美國班，晚上下班則繼續和台灣電話傳真聯絡，常常忙到半夜三更才能休息。有時早上抵達台北，開完重要的會議，下午馬上搭機返美，因為隔天還要為癌症病人開刀。有一次，他清晨六點半才從台灣飛回美國，七點半就上開刀房。因為沒有時間吃東西，血糖過低，竟然在手術室中暈倒不省人事，而被移到隔壁的病房，結果是醫生變成病人。

為了爭取馬偕醫學院的成立，高醫師多次晉見台灣總統和各部門行政首長，經歷諸多的協商困難，最後得以批准動工。馬偕醫學院成立後，他卻功成不居，自己沒爭著當醫學院院長，而讓位給後進。

高醫師為提高台灣的醫學水準，利用休假返台教遍了台灣 12 個醫學院。並為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擬定「婦癌次專科」的訓練和審核制度，規定婦科醫生增加兩至三年的癌症專科訓練和檢定考試。他告誡年輕醫生，賺錢並非是當醫生的要務，行醫重要的是服務病人和重視醫德。如今他已是 80 歲高齡，仍然全天下班。一周中除教學外，兩天門診，兩天開刀。他希望把自己獨特的技術和經驗全部傳授給年輕一代的醫生們，並且盡力幫助更多的病人。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高醫師是位廚藝高超的「家庭煮夫」，雖然工作繁忙，但他常常協助太太石幸津處理家事。因為他覺得夫婦是一體，自己多做，太太就可以多休息。高醫師笑著說，維持美滿婚姻的秘方就是：「當你錯了，要馬上道歉；如果你是對的，就保持沉默。」高太太本身是位小兒科醫師，美麗開

朗。兩人在高中時就認識，相戀十年才踏上紅毯。從少女時代她就信任愛戴高醫師，走過 50 年的婚姻，他們仍然像磁鐵般彼此相吸互敬。

今年 5 月這對 80 歲和 77 歲的夫妻為慶祝金婚，在女兒、女婿，孫子女的引導下，重新步入禮堂。高銘憲和石幸津育有兩個女兒，Janet 是小兒科醫生，Patricia 是腎臟科醫師。她們仰慕感謝父母為下一代樹立了尊重婚姻，愛護家庭的好典範。小孫子 Andrew 說他長大後要像外祖父一樣去幫助許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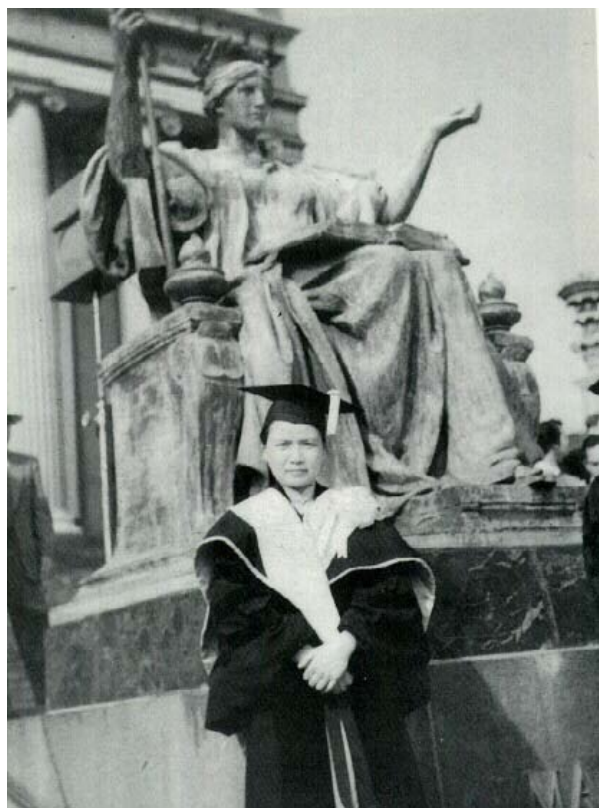


高銘憲榮獲全美最佳醫生榮譽，和太太石幸津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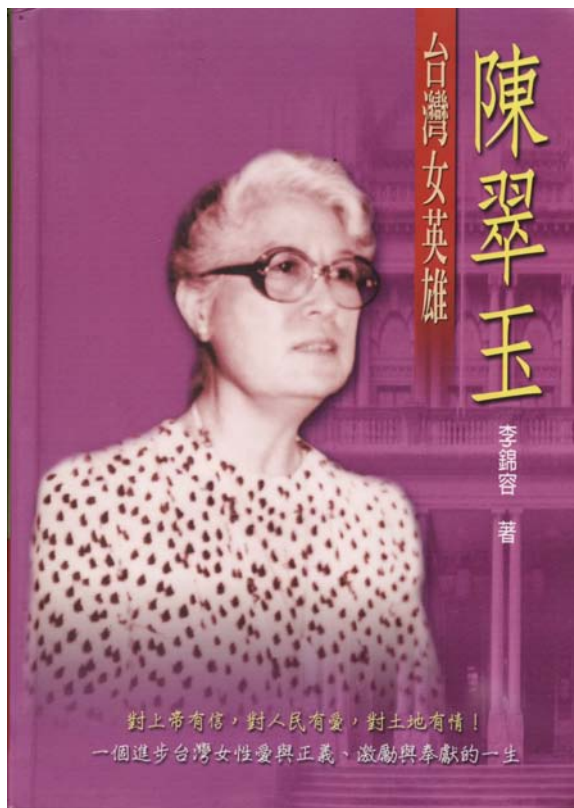


高銘憲(右二)名列華大醫學院「醫學名人榜」。

- Photo Gall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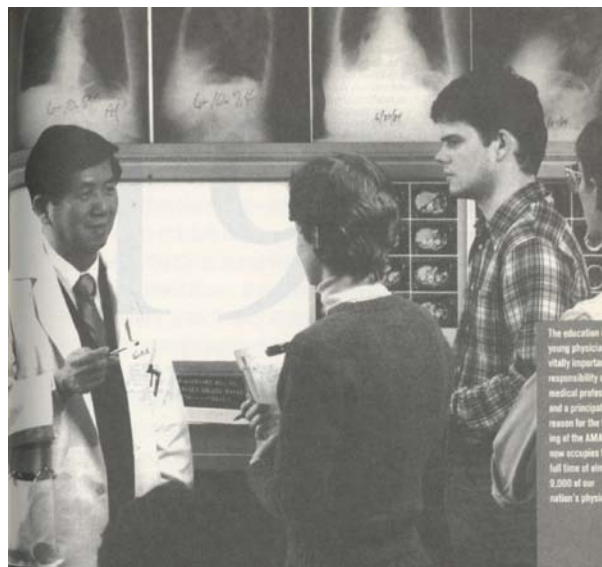
謝娥醫師



陳翠玉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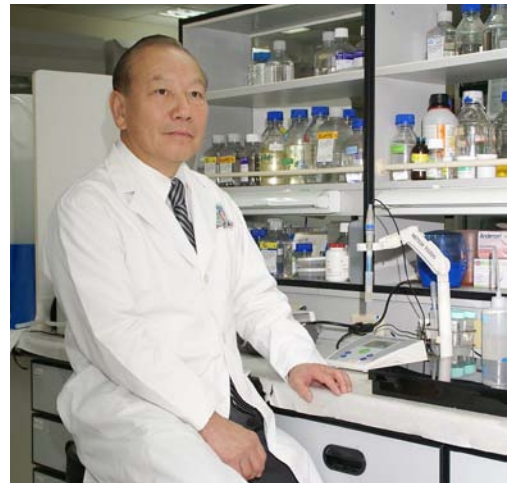
葉英堃醫師於杜克大學 1955



林靜竹醫師



林洪謙醫師於自家診所



國際知名骨科權威王國照校長



李明亮 SARS 結束後行政院感恩茶會，07/09/2003



慈濟大學最原始的[樂團]，Y.H.(左)及李明亮。



多明尼加義診團與台灣駐該國大使侯平福夫婦(二排左六,七)合影
3-5-2013 攝於多明尼加首都 Santo Domingo

- Reference:

● 台美史料中心的網站 Publications :

No.	Website No.	Title of Book	Name of Author	Published Date	Category	Dewey No.	Copies	Note
1	597	現代老人學	李宗派	11/2011	Life	610-012-002	1	
2	344	漫談美式醫療	李鶴彰	09/2004	Life	610-012-004	1	
3	200	破解腰酸背痛的迷思	周明峯	01/2007	Life	610-025-001	2	
4	907	杏壇漫談-漫談生物醫藥	陳春帆	12/2015	Life	610-038-002	2	
5	1029	男女兩性	黃哲陽	10/2016	Life	610-058-003	1	
6	421	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01/2012	Life	610-068-002	2	
7	119	溫醫師 MBC 養生功法	溫碧謙	05/2010	Life	610-071-001	2	
8	127	醫藥與生活	鄭炳全	05/1995	Life	610-073-001	2	
9	201	決戰癌症	蔡榮聰	05/2003	Life	610-078-001	2	
10	108	萬里遨遊與隨感	林洪謙	-/2014	Literature	800-024-005	2	
11	57	秋林文集	林國光	06/2010	Literature	800-024-006	3	
12	67	薪火相傳	柯勳廷	01/1999	Literature	800-031-002	1	
13	209	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	黃至成,唐譚邦著,劉介修譯	09/2007	Literature	800-058-002	1	
14	506	杏林筆記	賴其萬	10/2010	Literature	800-083-005	3	
15	507	賴其萬醫師的心靈饗宴	賴其萬	12/2011	Literature	800-083-006	2	
16	865	重披白袍	王國照	01/2010	Autobiography	921-002-006	2	
17	214	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	朱真一	01/2005	Biography	921-010-001	2	
18	866	輕舟已過萬重山：四分之三世紀的生命及思想	李明亮	09/2013	Autobiography	921-012-007	2	
19	26	陳翠玉-台灣女英雄	李錦容	05/2001	Biography	921-012-009	1	
20	301	台灣精神醫療的	吳佳璇	08/2005	Biography	921-013-002	1	

		開拓者: 葉英堃傳記						
21	61	留美夢台灣情	林靜竹	11/2005	Biography	921-024-004	2	
22	62	台美生涯七十年	林靜竹	01/2006	Biography	921-024-005	2	
23	293	追夢的人生--一位台灣人文主義運動者的生命故事	林衡哲	12/2014	Biography	921-024-012	2	
24	150	施哲三成功的人生變奏曲	施哲三	11/1998	Biography	921-030-001	1	
25	448	李應元的挑戰	陳銘城．邱國禎	11/1990	Biography	921-038-006	1	
26	1058	回台灣買靈魂：門諾醫院．黃勝雄醫師回憶錄	黃勝雄	10/2016	Autobiography	921-058-002	2	
27	587	旅美醫師 鮭魚返鄉	鄭瑞雄	10/2014	Biography	921-073-001	2	
28	151	歷劫歸來話半生 一個臺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	鄭翼宗	05/1992	Autobiography	921-073-002	1	
29	254	攜手走過來的路 (許明彥醫師傳記)	蔡烈輝編著	-/2007	Biography	921-078-001	1	
30	567	賴義隆七十自述	賴義隆	06/2011	Biography	921-083-001	2	

- 台美史料中心的網站 Our Journeys:

No .	Website No.	中文標題名	Publish Date	Name of Author	Category	Note
1	35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國際義診團		林榮松	Reach out	
2	74	1983 至 1990 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06/2005	周斌明撰•吳美芬整理	History	
3	77	回首那段難辛壓迫的歲月	06/2005	楊次雄	Activity	
4	83	義診的呼召:難忘的海地與多明尼	09/2013	蔡榮聰	Reach out	

		加				
5	114	六、七〇年代到美國發展的臺灣醫師	10/2014	鄭瑞雄	Activity	
6	176	台灣醫生在美國的初期情況	01/2010	王國照	Activity	
7	199	早期留美經驗談	01/1993	朱真一	Activity	
8	274	讓我們一起去義診	10/2016	許宗邦		

● 台美史料中心的網站 My Stories:

No .	Website No.	中文標題名	Publish Date	Name of Author	Category	Note
1	45	過五關斬六將 “奮戰不懈抵禦 VA 伏擊”	2007	蔡烈輝	Life	
2	81	奇異恩典－精神遺傳學大師莊明哲教授的奇妙歷程	2013/11	楊遠薰	Biography	
3	94	無師自通的醫生畫家	1998/11	謝瑾瑜	Biography	
4	96	謝娥醫師；第一位女士台美人－1949 年離台移民美國有成於公共衛生界		朱真一	Life	
5	115	追夢的人生	2014/02	林衡哲	Autobiography	
6	120	專訪葉思雅醫師—從一萬多張的收藏說起	2006	李淑櫻	Biography	
7	125	吳永吉, 帶著一袋愛心走天涯		陳東榮	Biography	
8	134	第一年駐院醫師的生活體驗	2014/04	林衡哲	Life	
9	139	故李雅彥教授生平		台北醫學院李雅彥教授紀念講座	Biography	
10	141	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	2007/09	黃至成	Life	
11	149	回憶開業生涯	1995/02	林洪謙	Life	
12	159	Rowland Brown 薄柔纜 _譜寫山高水長的門諾醫療奉獻精神	2011/11		Biography	
13	172	我的老鼠醫師布娃娃	2010/01	賴其萬	Life	
14	188	Care for Taiwan by Taiwanese Americans : 4. 心園將蕪胡不歸	2000/03	賴其萬	Care	
15	195	Care for Taiwan by Taiwanese American 6 台灣人文主義的推手 林衡哲醫師	2014/04	林衡哲	Care	

16	211	我如何變成動物標本製作家	2014/10	鄭瑞雄	Life	
17	216	選病理科當飯碗	2014/10	鄭瑞雄	Life	
18	234	Care for Taiwan by Taiwanese American (台美人顧台灣) : 17, 我是回臺灣買靈魂的！	2013/10	黃勝雄	Care	
19	243	人生若夢—心理治療家葉李麗貞的故事	2015/05	楊遠薰	Biography	
20	245	陳家榮醫師的繪畫境界	1993/08	黃春英	Life	
21	281	第一位台灣人心臟科專家—李玉琛醫師的故事	2015/05	楊遠薰	Biography	
22	288	李伯寧醫師的故事		施長要	Biography	
23	290	吳秀惠醫師的故事		簡良娥	Biography	
24	293	懷念林宗光		楊遠薰	Biography	
25	320	台美人的榮耀 (Pride of Taiwanese American) : 伍焜玉醫師	2007/07	林秀美	Pride	
26	321	台美人的榮耀 (Pride of Taiwanese American) : 賴明詔校長	2010/05	林秀美	Pride	
27	322	奉獻台灣 40 載羅慧夫醫師	2015/08			
28	323	許正雄 牙醫師的故事		林蓮華		
29	324	一對使我以台大人為榮的學長 周焯明 吳秀惠 醫師	1999/06	賴其萬		
30	325	八十歲老人的瑜珈	2015/09	林洪謙		
31	334	當醫師是報社發行人時	2001	NATMA		
32	338	鮭魚回歸-台灣在呼喚我	2012/08	楊熾勳		
33	347	The Story of a Medical Doctor from Taiwan		Ching Y Lee		
34	355	The Life Story of Dr. Jia-Rhon Chen 陳家榮醫師	2015/10	陳黃春英		
35	397	從基礎醫學到病理，留美四十年回顧	2016/01	李慶榮		
36	402	從白袍到黑袍 : 牧師醫師 蔡茂堂	1995/02	羅以		
37	413	廖坤塗醫師簡介	1993/01	朱真一		
38	426	長留遺愛在人間 – 紀念李雅彥醫師	2016/04	蔡淑媛(翠屏)		
39	457	被警察追緝記	08/2016	黃哲陽		

40	458	我的業餘寫作經驗	08/2016	黃哲陽		
41	470	緬甸義診之旅-當醫生的感覺又回來了！	-/2016	蓉蓉		
42	477	探討歷史故事；學習求真及樂趣	11/2016	朱真一		
43	480	行醫之無奈	11/2016	李彥輝		
44	483	感恩節的火雞大餐	11/2014	陳東榮		
45	484	An eulogy on Dr. Wen Jer Chen by his mentor, Prof. Claude Sansaricq	11/2016	Claude Sansaricq		
46	492	高銘憲醫師 視病如親	12/2016	吳淑梅		
47	496	聖誕假期的三溫暖	12/2016	陳東榮		
48	509	一個神經外科醫師忙碌的生活	10/2016	黃勝雄		
49	510	從醫師的醫師到白宮醫療諮詢顧問	10/2016	黃勝雄		
50	518	一個台美人醫師的故事	02/2017	黃哲陽		

- 台美史料中心的網站 Photo Albums:

- 1)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國際義診 NATMA義診團](#)
- 2)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 photographed by Dr. Simon Lin](#)
- 3) [Care for Taiwan by Taiwanese American\(台美人顧台灣\): 8. WHO for Taiwan by NATMA 林榮松醫師](#)